皇清經解

日仁12
478
100

仁
478
100

東洋

尚書後案

虞夏書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鄭曰皐陶下屬爲句尚書疏傳曰順考古道以言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

案曰鄭以皐陶下屬爲句者鄭于前篇解稽古爲同天堯德則然皐陶人臣不可以同天言之則此經稽古不得與皐陶連讀也曰若稽古四字想典謨諸篇皆有之其實同天者惟堯餘篇相承用爲標首有文無義故逸周書武穆解亦以四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支那所有物
D 12
門號卷

字發端又周頌譜疏引中候擿雒貳有曰若稽古周公旦亦
此之類古史文義蹇拙難以意量也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
言皐陶聖人以曰篇曰若稽古皐陶此讀則與鄭異其義非
也皐陶古皆作咎繇見說文卷三上言部所引虞書今本乃
晉人改也傳以謨爲謀者言部及爾雅釋詁文也
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釋文曰身修絕句
傳曰愼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釋文曰惇切韻都昆反○案曰說文無勵字古作厲
鄭曰敘次序也庶衆也厲作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賢明作
輔翼之臣此政由近可以及遠也尚書疏○史記二卷夏本紀裴駰集解○三國志三十九卷沈休文安陸昭王碑李善注
王曰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尚書疏傳曰愼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
敘而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
案曰鄭云敘次序也者部璞釋詁注云敘謂次序是也又云
庶衆也厲作也者皆釋詁文也王云砥礪疑非也
禹拜昌言曰俞
傳曰以皐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傳曰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人所信任在能安民
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
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王

鄭曰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也尚書疏作馬注○史記傳曰夏本紀集解作鄭注傳曰帝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愛則民歸之佞人亂眞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

案曰鄭云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也者此經言驩兜有苗四凶已舉其二又言巧言令色孔壬孔傳以巧言爲靜言庸違令色爲象恭滔天則是共工之行也又訓孔爲甚則孔壬卽甚佞皆是陰險柔惡正類共工若鯀之方命圮族乃是剛强之惡楚辭亦言鯀悻直以亾身不與巧言令色孔壬相似然則禹于四凶舉其三獨不及鯀故鄭以爲子爲父隱也知孔

壬卽甚佞者莊十有七季經鄭瞻自齊逃來公羊傳云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佞人來矣尒疋釋言云孔甚也釋詁云壬佞也然則孔壬卽甚佞也佞讀爲季（天王殺其弟季夫左傳作佞夫）故國語輿人誦曰佞之見佞果褻其田佞與田協故讀爲季季讀爲壬（說文邰从邑季聲讀若字又季从禾壬聲壬與季同音）田讀爲陳故甚佞謂之孔壬（俗人疑孔壬之說遂以爲共工名其姦如此王逸天問注云康回共工名亦誤）齊田謂之齊陳既同物又同音此古訓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傳曰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眞僞則可知載行采事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

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

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釋文曰擾而小反徐音饒）

鄭曰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强三者相類卽洪範云剛克而九德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擾馴也致果曰毅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尚書疏○三國志四十三蜀志注）

傳曰注寬宏而能莊栗和柔而能立事愨愿而恭恪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順也致果爲毅行正直而氣温和性簡大而有廉隅剛斷而實塞無所屈撓動必合義疏曰

亂治釋詁文周禮大宰以擾萬民鄭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致果爲毅宣二季左傳文

案曰鄭云擾謂擾順又云擾馴也者疏引大宰注是也夏本紀劉累學擾龍應劭曰擾音柔馴也能順養得其嗜慾又張揖廣雅云馴擾也然則擾爲順又爲馴也夏本紀亦載此經之文徐廣曰擾一作柔攷玉篇云擾馴也尚書擾而毅如此然則此字本作擾因隸變通作擾而擾本音柔說文云擾牛柔謹也从牛憂聲又云瓔玉也从玉憂聲讀若柔管子地員云其木宜擾桑擾桑柔桑也故應劭以擾龍之擾音柔而徐廣于此擾字亦云擾一作柔也今人讀爲而小反非也鄭又以此經分配洪範又用三德每取此三德配彼一德三三而

九而又言九德之次云云者彼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禮卦傳云乾剛坤柔則剛是天德柔是地德正直是人事禹箕所演三德先人事後天地而皐陶言九德則從柔而至剛二者理是一而序次不必同也若然既寬柔擾配柔克愿亂直配正直簡剛強配剛克則擾當在寬柔下今乃在愿亂下故鄭解之以爲皐陶隨便言之也鄭又以此經屢言而每德必以一德輔成故言人性有上不必有下上下相協乃成德以釋經而字之意也傳以廉爲廉隅者馬論語注云廉有廉隅儒行云砥厲廉隅是也鄭禮記注引廉作辨有廉隅卽有分辨之意但不知鄭何所從也傳又以塞爲實者塞本作窴說文卷十下心部窴實也从心塞省聲卽引虞書剛

而窴以證是也毛詩秉心窴淵箋窴充實也又王猶允窴箋守信自實滿冀缺以陽處爻剛而不實知其不免剛健篤實斯爲美也隸變窴字廢不用故尚書毛詩與後漢郅壽第五倫陳寵等傳凡窴字皆改爲塞也

彰厥有常吉哉

鄭曰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尚書疏王曰明其有常則善言有德當有恆也尚書疏傳曰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而官之則政之善

案曰鄭以吉爲善者說文卷二上口部義王孔同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釋文曰嚴馬徐魚檢反

鄭曰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尚書疏○林之奇馬曰尚書全解五卷浚大也亮信采事也釋文○史記夏本紀集解○文選二傳十卷顏延季皇太子釋奠會詩注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

案曰鄭云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者三德六德皆臣事亂而敬以下皆正直及剛克文言傳云坤至柔而動也剛初三五動即生陽故動剛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惟剛乃有功容悅順從非正故乾二升坤五坤五降乾二坎離交成既濟若兼九德則天子之事寬者君德剛九德首故鄭不以爲臣德洪範亦遐居三德末也馬云浚大也者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浚杼也又瀝漉竝浚也漉浚乾漬米也孟子漉淅而行然則浚乃以水漉物澄汰垢濁存其精也精且深必大故馬云大也又云亮信也者說文卷三上言部云諒信也無亮字卷八上人部云倞彊也疑倞與諒通而譌爲亮說詳無逸采事也者釋詁文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釋文曰僚本又作寮

鄭曰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尚書疏○案曰馬王同釋文作馬傳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能治之士竝在官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政無非

案曰鄭云才德過千人爲俊者說文卷八上人部義也史記

賈生傳索隱引尹文子同百人爲乂未詳也傳云師師相師法者微子師師傳同彼見黨惡此美同德也桓寬鹽鐵論卷二刺復篇云治大者不可煩煩則亂治小者不可怠怠則廢其政恢卓可爲卿相其政察察可爲匹夫維綱不張禮義不行公卿之憂也案上之文期會之事丞史之任也尚書曰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庶尹允諧言官得其人人任其事故官治而不亂事起而不廢士守其職大夫理其位公卿總要執凡是也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鄭曰凝成也尚書疏馬曰凝定也釋文傳曰言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庶功皆成疏曰五行之時即四時禮運播五行于四時土寄王四季故爲五行之時

案曰鄭云凝成也者中庸至道不凝焉注云凝猶成也是也無敎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案曰汗簡卷中之二云碧古文尚書兢馬曰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尚書疏傳曰不爲逸豫貪欲之敎是有國者之常

案曰馬云云者但言一日二日有萬幾嫌似不見日日有萬幾故通其義也

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王曰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尚書疏傳曰曠空也

案曰王云云者周頌臣工毛傳云工官也天亦有官故言不

下治人代居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釋文曰有典馬本作五典）

傳曰天次敘人之常情各有分義當勑正我五常之敎使合于五厚厚天下（疏曰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

案曰傳以勑爲正者易噬嗑象曰先王以明罰勑法釋文勑恥力反字林作勅鄭云勑猶理也一云整也古或借作飭或作飾漢藝文志引易云明罰飭法史記五帝紀云信飭百官徐廣曰飭古勑字高誘呂覽注云飾讀爲勑勑正也是勑有正訓也此字古本作敕說文卷三下支部云敕誡也而地曰敕从支束聲此經及下文敕天之命康誥云惟民其敕懋和多士云敕殷命終于帝又告敕于帝并易噬嗑象詞本皆作

敕毛詩小雅楚茨既匡既敕箋云視釋服辭以敕孝孫盡古者敎戒之辭亦曰敕漢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告督郵何竝遣武吏俱載其文爲敕曰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傳言敕者十數後漢書始變爲勑又韓勑孔廟禮器碑勑字叔節卤獄華山碑云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沛相楊統碑云孝以勑內仙人唐公房碑云勑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作勑而諸經敕亦作勑說文卷十三下力部云勑勞也从力來聲洛代切張參五經文字云敕古勑字今相承皆作勑周禮樂師詔來瞽皋舞注云來勑也勑爾瞽率爾眾工盡勑音賚與敕字音義迥別也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釋文曰有庸馬本作五庸

鄭曰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尚書疏○王應麟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王曰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尚書疏○玉海六十八卷禮制門傳曰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疏曰天子至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饔餼飧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

案曰鄭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者疏約禮文車旗衣服各有次秩周禮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皆以五爲節禮記禮器篇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之類是也堯典五禮是丟子

巡守諸侯來朝而修之故鄭以爲公侯伯子男之禮此經五禮泛言平日通于天下故鄭兼天子及庶民言之王義小別

傳專指五等諸侯非也

同寅協恭和衷哉

鄭曰并上典禮共有此事尚書疏約鄭義傳曰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

案曰鄭云并上典禮共有此事者鄭意總承上五典五禮皆當同敬合恭也孔專承五禮非也鄭注無逸嚴恭寅畏云恭在貌敬在心則于此亦當寅在心恭在貌也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鄭曰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周禮十九卷春官小宗伯疏○禮記十一

卷王制疏○王海八十一卷
冕服門○小學紺珠九卷　傳曰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士
之服也尊卑彩章各異所以命有德疏曰以五采彰施于五
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
案曰鄭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者自日月至黼
黻凡十二章自天子至卿大夫凡五等詳見下文也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傳曰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
政事懋哉懋哉
傳曰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故人君聽政治事不可
不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釋文曰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案曰

鄭周禮注盧辨大戴禮用兵篇注引此竝作威
鄭曰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詩十八之三卷大雅烝民疏○案傳曰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
案曰鄭云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者鄭于烝民詩箋引此經詩言民好懿德又言周政教光明民之所謂聰明者天亦以為聰明則聰明自指人君有聰明睿知之德者而言傳以聰明屬天則是太誓天視聽自民視聽之義非此經意也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傳曰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釋文曰知如字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襄息羊反○案曰思曰之曰疏作音越解考曰音越象氣出曰𠯿人實反象形二字本別自古文變改二字相亂故洛誥今王即命曰釋文音越一音人實反吕刑由慰曰勤釋文人實反一音越然此二字孔傳皆作音越孔傳雖出魏晉其時曰𠯿未必相亂當從之至此思曰孔傳無解據疏則作越音

鄭曰贊明也襄之言揚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尚書疏馬曰襄因也釋文王曰贊贊猶贊奏也尚書疏傳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于善徒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

案曰鄭以贊爲明襄爲揚言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者說文贊見也見有明義詩譜序疏亦云贊明也襄說文云解衣耕解衣亦揚義也馬云襄因也者義見君奭及費誓又論法因事有功曰襄鄭以皋陶爲謙今因人成事正是謙詞則馬訓亦得備一義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予思曰孜孜案曰東晉分帝曰來禹以下爲益稷今就鄭氏元本

王曰帝在上皋陶陳謀于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尚書疏傳

案曰王云云者承上而言王亦通爲一篇也孜孜說文支部云汲汲也是也

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鄭曰昏沒也墊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尚書疏傳

曰昏昧墊溺皆因水災

案曰鄭云昏沒也墊陷也者說文卷七上日部云昏日冥也卷十三下土部云墊下也成六季疏引方言同日冥有沒義下有陷義也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傳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疏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季三過家不入門陸行乘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橇山行即橋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樏未知孰是

案曰傳云所載者四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者說文卷六上木部引虞書此文而釋之舟車外作山行乘樏澤行乘輴樏即欙省輴即軨也傳又云刊槎其木云云者木部槎字注云槎識也从木斨闕夏書曰隨山槎木讀若刊然則此字古作槎而槎爲槎識也木部所引是禹貢與此同文孔于彼傳云隨行山林斬木通道襄二十五季左傳陳佞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杜預云刊除也鄭元禹貢注云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是孔與鄭合也

暨益奏庶鮮食　釋文曰鮮徐音仙

馬曰鮮生也　釋文傳曰奏謂進于民鳥獸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案曰馬云云者內則冬宜鮮注生魚也是也下鮮食鄭云魚鼈則此鮮食鄭必以爲鳥獸此隨刊所得下決川所得也子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案曰古濬作睿畎作巜部巜部巜部谷部巜部谷部而巜部谷部作睿畎澮距川爲證巜部作濬巜巜距川谷部皆引虞書此文巜作巜竝見說文卷十一下巜鄭曰畎澮田間溝也澮所以通水于川也史記夏本紀裴駰集解○文選十八卷馬季長長笛賦李善注王曰九州者九州之川也李昉等太平御覽六十八卷地部傳曰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案曰鄭云畎澮田間溝也者田間水道有畎遂溝洫澮若散文則通得名溝也又云澮所以通水于川也者鄭解距川之義畎遂溝洫注澮澮又注川也王畿千里分爲五等曰六鄉曰載師廛里以下九等田曰六遂曰四處公邑皆用溝洫法曰三等采地用井田法二者立制不同然五溝五塗則同故地官遂人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澮澮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鄭注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于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于國都也正義此溝洫法與井田異制其遂溝洫澮廣深亦與井田溝澮廣深同故鄭還約匠人井田之法而言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

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一夫所佃百畝方百步九夫爲井方一里三夫爲屋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賦稅芸治溝也方十里爲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稅緣邊一里治洫方百里爲同同中容四都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稅緣邊十里治澮正義云畿內采地之制者對畿外諸侯亦制井田與此同云采地制井田異于鄉遂及公邑者按遂人云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九而方一同以南畝圖之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若一九而方一同則百里之內九九八十一澮井田則一同惟一澮既溝澮稀不同又彼溝洫法以爲貢賦就夫稅之十一而貢此則九夫爲井井稅一夫美惡取于此不稅民之所自治是溝洫井田異也井田之法畝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自然川橫其夫間縱者分夫間之界耳無遂其遂注入溝溝注入洫洫注入澮澮注入川此畧舉一成以三隅反之一同可見矣遂人云夫間有遂以南畝圖之則遂縱而溝橫此不云夫間有遂云田首倍之謂之遂遂則橫而溝縱也自餘洫澮川依此遂溝縱橫參之可知但彼云九澮而川周其外川則人造之此百里有澮澮水注入川相去遠故宜爲自然川也愚謂井田溝洫之制創于禹三代相因不變故詩云信彼南山維禹甸甸之我疆我里南東其畝論語

云禹盡力乎溝洫此經言畎澮則遂溝洫等在其中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釋文曰艱工閒反馬本作根
鄭曰禹復與稷教民種殖物菜蔬難厄之食授以水之衆魚鼈
食謂魚鼈尚書疏也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思文疏馬曰根食根生之食謂百穀
釋文傳曰艱難也眾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
鼈使民鮮食之
案曰鄭以艱食爲菜蔬難厄之食者古以菜食爲艱食白虎
通引伏生大傳云神農種蓺疏蓺即穀字疏古蔬字說文無蔬穀
蔬上古已兼種鄭以此艱食獨爲蔬者是時水患未平故先
食鳥獸菜蔬魚鼈至播種百穀意則于下烝民乃粒句見之
鄭注是也馬作根以艱爲根見劉熙釋名卷四釋言語篇亦
見唐林頌是古有此訓其義不如鄭密也
懋遷有無化居案曰懋大傳作貿見王制天與纂傳吳澄纂言
王曰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尚書疏傳曰化
易也居謂所居積
案曰王以化爲易者繫辭傳變化見矣變化即變易是也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鄭曰粒米也乂養也眾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詩十九之二卷周頌思文疏傳曰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治本
案曰鄭云粒米也者周頌思文言后稷立我烝民彼箋云立
當作粒是也乂養也者釋詁云艾養也郭璞注云汝潁梁宋
之間曰艾方言云又小雅南山有臺云保艾爾後鴈鴈云福

祿艾之毛傳皆云艾養也古乂艾同也

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傳曰言禹功可師法

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

鄭曰定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愼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疏曰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爲人君止于仁爲人臣止于敬謂此類也

案曰鄭以安爲定者釋詁安定同訓止故以安汝止爲定汝所止也

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

傳曰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徯待也昭明也

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

天其申命用休

鄭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天又重命用美

案曰鄭以申爲重者大雅假樂保右命之自天申之毛傳云申重也是也休爲美者釋詁文又云謂符瑞也者謂若河圖出鳳鳥至之類是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鄭曰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尚書疏傳曰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案曰鄭云志心入禹者說文無志字禮運五有志焉注志謂識古文反覆而言欲禹識之于心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鄭曰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尚書疏傳曰言大體若身

案曰鄭云云者作股肱則由以動作作耳目則由以視聽也

孟子曰大舜有大焉舍己從人是也易文言傳說坤六五云正位居體暢于四支乾二升坤五故正陽位坤五降乾二故居下體四支謂股肱六居下體故暢于四支卽臣作君股肱之義也又乾坤升降坎離旣濟坎爲耳離爲目是臣作君耳目之義也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馬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敎之汝翼成我也　史記夏本紀集解

傳曰左右助

案曰馬以左右爲助民者易泰象曰以左右民李鼎祚集解引鄭彼注云左右助也釋詁左右與助同訓勵是得轉相訓也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傳曰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釋文曰會胡對反馬鄭作繪彝音夷馬同藻音早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糈糈音甫黻音弗絺徐本作絲音米黼音甫黻音弗絺徐勅私反又勅其反馬同鄭陟里反○案曰說文黹部黼从黹从甫汎于切黻从黹从弗分勿切黹从反黍黍也从黍省聲胡化切三字首黍艸木蔈也从禾象形戶瓜切又山部嶕山在嶕陰从山蔈省聲胡化切三字音義各別嶕古讀若敷蔈古讀若孤嶕古讀若古後人不知竟

以榮與山二字合爲一皆从艸从
爲山而艸木罄之罄字則廢而不用別造花字代之又三字皆
變其音此音起西域開口呼無其字以當之今此經罄正當从
衆从亏讀若敷加艸而變音皆非也會鄭作繪周禮司服注引
作繢繪同說文卷十三上糸部亦引作繢然疏又引鄭注云會
讀爲繪則鄭本仍作會也藻火粉米說文卷一上玉部引作璪
火黻米繡鄭注周禮希冕引書希繡而曰希讀爲絺刺也
或作蒿字之誤也然則鄭本作希但字誤實則當作絺也

鄭曰會讀爲繪謂畫也絺讀爲黹黹刺也宗彝虎蜼

也謂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彝器有虎彝蜼彝故以宗彝名
虎蜼也粉米白米也白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
服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于衣
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絺以爲繡施于
裳也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
益上下更其等差周禮有袞冕鷩冕毳冕者各是其

服章首所畫舉其首章以名服耳袞是袞龍也袞冕九章以
龍爲首鷩是華蟲也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是虎蜼也毳
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虎毛淺蜼毛深故以毳言之毳亂毛也

尚書疏○又約鄭義○釋文○林之奇全解六卷○蔡沈書
集傳一卷○胡士行詳解二卷○王天與纂傳三卷下○陳
師凱書傳旁通一卷下○周禮十九卷小宗伯疏○又二十
卷春官司尊彝疏○又四十卷冬官
攷工記疏○衛湜禮記集說二十七卷○昭二十五年左傳
疏○聶崇義三禮圖一卷○又二十卷○陳祥道禮書一卷
○隋書十一卷禮儀志○金履祥通鑑前編二卷○董逌廣
川書跋一卷約鄭義○章如愚山堂羣書攷索四十二卷禮
器門冕服類○王應麟玉海八十一卷冕服門○小學紺珠九卷○文選十一卷何平叔景福殿賦李善注

舜時三辰即畫于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尚書疏
○玉海

八十三卷
旌旗門

傳曰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艸華蟲雉也畫三辰山
龍華蟲于衣服旌旗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

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藻水艸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米
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
繡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章
繪于衣山龍者考工記山以章水以龍鄭云章讀爲獐獐山
物龍水物疏云馬以畫山并畫獐畫水并畫龍鄭即以獐表
山以龍見水周制如此虞時亦當然華蟲傳云雉也華象艸
疏云艸本皆有華艸華爲美雉五色象艸華也鄭注司服鷩
冕云鷩畫以雉謂華蟲也華蟲五色之蟲也疏云華蟲名鷩
者以其頭似鷩也繪畫也攷工記畫繢之事稟五色東方謂
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
之黃青與白相次赤與黑相次元與黃相次是也鄭又以宗
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章繡于裳傳云宗彝宗
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疏云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
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
三辰之尊不宜施于器物也愚謂此言冕服之章而忽及彝
尊殊覺錯雜不倫且于衣服之外添出旌旗亦無謂傳疏非
也鄭云宗彝宗廟之鬱鬯尊也宗廟有虎彝蜼彝據周禮春
官司尊彝職有雞彝鳥彝斝彝黃彝虎彝蜼彝禮記明堂位
曰夏后氏以雞彝殷以斝周以黃目然則雞彝夏物鳥彝其
類則同矣斝是殷彝黃目是周彝則虎蜼自是虞之彝器矣
又彝是祼時所用祼謂酌鬱鬯以獻故云鬱鬯尊爾雅云蜼

卬鼻長尾郭璞云蜼似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鼻露向上是也火傳云爲火字按考工記云火以圜先鄭云爲圜形似火也康成謂形如半環然在裳二鄭說不同後鄭之說是也粉米傳云粉若粟冰米若聚米葢傳以宗彝不在服章之列故不得不分粉米爲二以足其數謬也鄭云粉米白米也此說得之黼黻傳云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爾雅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葢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刺繡爲已字相背以青黑線繡是也綍傳云葛之精者愚謂此經皆述祭服元纁爲之後代無用綍者虞亦不應有以綍爲繡之事周禮疏云希繡者孔以爲細葛上爲繡鄭讀綍爲黹謂刺繪爲繡鄭是也鄭又總說此經云自日月至黼黻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繢刺者爲繡此繢與繡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或其等差按袞七季左傳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鄭以粉米爲一加宗彝凡十二以法天也云至周而變易之者周禮春官司服云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云冕同者首飾尊也鄭司農云袞卷龍衣也鷩絺衣也毳罽衣也元謂古天子冕服十二章日月星辰云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于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藻蟲次四曰火

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蕞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賈疏云袞卷龍衣者鄭注禮記云卷俗讀其通則曰袞故先鄭袞卷并言之也鷩褖衣者禮記曾子問云諸矦褖冕覲禮矦氏褖冕鄭注云褖之言墠也天子大裘爲上其餘爲褖若然則褖衣自袞以下皆是先鄭獨以鷩爲褖衣其言不足矣云毳冕衣者爾雅毛氂謂之氄則續毛爲之若今毛布先鄭以爲毳于義不可故後鄭不從也元謂云云明

舜時十二章至周無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者孔君義虞時亦以日月星畫于旌旗與周同鄭意虞時無日月星畫于旌旗若虞時日月星畫于旌旗則衣無日月星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桓公二季臧哀伯辭引之證周世日月星畫于旌旗也蛟龍爲旂熊虎爲旗不畫日月星連引之耳日月爲常登龍于山者周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于山則當以山爲章首何得猶名袞龍登火于宗彝者宗彝毳也若不登火于宗彝上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爲五章之首也九章初一曰龍云云者衣是陽從奇數袞是陰從偶數希刺粉米無畫者衣是陽應畫今希冕三章在裳者自然刺繡但粉米不可畫之物今雖在衣亦刺之故得希名故鄭特言粉米也然則毳冕之粉米

亦刺之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者以祭服衣本是元今
元冕一章仍以元爲名明衣上無畫一章者刺黻于裳而已
又按春官司常日月爲常又云王建大常注云王畫日月象
天明也賈疏云三辰日月星此不言星實兼有星也穆天子傳
葬盛姬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此變而失禮者以上諸條所說虞周異制最爲明
白虞時三辰畫于衣而不畫旌旗周時三辰不畫于衣而畫
于旌旗必矣乃孔傳則以虞時三辰畫于衣兼畫于旌旗其
說既屬無據王肅則以虞時三辰即畫于旌旗不畫于衣衣
但自山龍以下是又反以周制爲虞制皆謬也又昭二十五
季左傳子太叔對趙簡子曰禮爲九文此即鄭注春官司服
之九章也而杜預則謂山也龍也華也蟲也藻也火也粉米
也黼也黻也絺繡也尊者在上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

之中何以取于艸者獨多其謬一蟲類甚多但舉蟲之一言
將何所指其謬二山在龍上安在其爲卷冕華蟲爲二安在
其爲鷩冕除去宗彝又安在其爲毳冕絺之司服之文輾轉
不合其謬三諸說總當以鄭爲正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

鄭曰性曰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此十二章爲
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
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尚書疏○書傳會選一卷○周禮十九卷春官小宗伯疏
○禮記十六卷月令疏○尚書疏○周禮十五季左傳疏馬曰此經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

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尚書疏傳曰天子
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
得兼下下不得兼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
制之

案曰鄭云云者五服五章尊卑之別據伏生書大傳以爲天
子也諸侯也次國也大夫也士也孔傳及馬融以爲天子也
諸侯也卿也大夫也士也鄭元以爲天子也公也侯伯也子
男也卿大夫也三者不同諸儒皆以意說經傳並無所據就
其說考之鄭說爲是大傳云天子衣服其文華蟲作繪宗彝
璪火山龍諸侯作繪宗彝璪火山龍子男宗彝璪火山龍大
夫璪火山龍士山龍故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山龍青

也華蟲黃也作繪黑也宗彝白也璪火赤也天子服五諸侯
服四次國服三大夫服二士服一此說上遺日月星辰其謬
一下遺粉米黼黻其謬二以五色爲五章既非虞之十二章
又非周之九章其謬三不分衣裳繪繡其謬四作繪爲一章
其謬五璪火山龍並合爲一其謬六鄭注大傳亦云華蟲五
色之蟲而以爲黃璪水艸蒼色而以爲赤元或疑焉是則大
傳之說其謬顯然孔于五服則以爲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
服于作服則以爲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
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正義天子
日月至黼黻十二章諸侯龍至黼黻八章士藻火二章大夫
加粉米四章孔注五服卿與大夫不同當加黼黻爲六章孔

不言略之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于粉米粉米尊于藻火故以尊卑差之衣在上爲陽陽統于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于下故所尊在後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此說遺去宗彝其謬一粉米爲二其謬二章服之制專爲欲辨尊卑三等諸侯豈無分別正義雖以雜記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証諸侯同爲一等究屬牽強其謬三帝王之制相因周卿大夫爲一此分爲二其謬四古者尊卑降殺以兩諸侯自龍以下八章則畧天子少四章太相懸絕必無此理其謬五衣從上數裳從下數鑿空無據其謬六是孔說亦不足信也惟鄭云作服者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考之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意謂周制王以大裘代三辰衮卽龍鷩卽華蟲毳卽宗彝希卽粉米又登龍于山登火于宗彝則虞周之制損益相因皆降殺以兩配合甚爲有理故知鄭說是也惟上公置孤卿一人周道尚文其服與卿大夫又別虞時質朴孤與卿大夫無別皆服粉米而下以此推之則虞時士當服元冕而下衣無文裳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鄭曰六律舉陽陰從可知也尚書疏傳曰言欲以六律和聲音

刺薾而已

疏曰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音有清濁聖人差爲宮商角徵羽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聖人制六律與五聲相均

案曰鄭云云者舉陽六律該陰六呂說詳堯典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案曰在治忽史記作來始滑裴駰云尚書滑字作㓠忽引鄭注云云裴駰親見鄭注據其說則在治忽鄭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古文作來始滑忽今云來始滑來采字相近滑忽聲相似因誤當依今文采政忽三字愚謂司馬貞索隱則云所謂古文即今僞本不足信所謂今文則唐時伏生本已亡亦不知其何本也且采政忽義與在治忽何別其說非是此經當依鄭作在治㓠未敢輒改其義則注中詳之至漢律歷志引書作七始詠則知是一說與鄭注及僞孔傳潛不合

鄭曰㓠者勿也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于五官史記夏本紀集解○又司馬貞索隱一卷○王應麟困學紀聞二卷傳曰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

案曰鄭云云者玉藻云勿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木象注云球美玉也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又天子搢笏方正于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于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注云此亦勿也謂之珽珽然無所屈也杼上終葵首終葵首者于杼上又廣其首方如椎頭是謂無所屈後則恒直荼讀爲舒詘謂圜殺其首不爲椎頭諸侯惟天子詘焉大夫奉君命出

人者上有天子下有已君又殺其下而圜又將適公所史進
象笏書思對命注云思所思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
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于笏爲失忘反盖笏之制其來
已久自天子至士皆用之今此習字从勿諧音从曰象形俗
本訛作从日者非也說文五卷上曰部云冒出气詞也从曰
象气出形春秋傳曰鄭太子習又冒簒文習一日俛也象形
傳寫訛从日耳五言鄭以爲五官之言與孔異言欲采致治
之言記之于笏以出納政教于五官也攷周禮六官唐虞夏
商已有此制堯時稷爲天官契爲地官羣攻命禹爲天官契
仍爲地官伯夷爲春官稷爲夏官皐陶爲秋官垂益爲冬官
說詳堯典是唐虞有六官明矣甘誓言六卿是夏有六官明矣說詳

甘誓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
卜典司六典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五官
致貢曰享注云此盖殷時制也貢功也享獻也致其歲終之
功于王謂之獻也正義云此記所言上非夏法下異周典故
鄭指爲殷禮然天官以下卽殷家六卿太宰司徒司馬司空
司士司寇是也但周立六卿放天地四時殷六卿所法則有
異殷以太宰爲一卿象天時司徒以下五卿法地事故鄭志
崇精問焦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五官何也
焦氏荅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耳是司徒以下法五
行并大宰卽爲六官也但大宰既尊故并顯隸屬大宰之官
五官亦各有所領羣衆如大宰領大宗以下不條出其人者

略也是殷有六官明矣言五官則有六官可知故曲禮五官
本殷制而鄭注虞書亦言五官也律以和聲音此正樂之事
習以備出納此知言之事二者臣皆當審聽之以助君之明
也如鄭說在治習出納五言與樂無涉而疏云以樂音察世
之治否又以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夫樂以造
就人才成此五德則可若出納五言何關樂事律歷志作七
始詠言以律呂和五聲八音成樂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
順以歌詠五常之言聽之則順乎天地序乎四時應人倫原
情性故舞欲聞之禮樂志文始舞本舜招樂也高祖更名文
始示不相襲也又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孟康云七始天
地四時人之始華始萬物英華之始以爲樂名如六英也又
云五聲播于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
是樂有七始及五常之言古有此說但出納二字究無著落
方知鄭說之精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傳曰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言我
不可弼

鄭曰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　尚書疏○董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一卷

傳曰四鄰

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

案曰鄭云四近謂左輔右弼前疑後承者禮記文王世子疏
引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
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可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
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弼其辭視卿其祿視次國
之君是也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傳曰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于是而爲非者當察之

矦以明之

傳曰當行射矦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案曰傳云云者射義云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可以觀德行矣若不肖之人安能以中是射可以明善惡也天子諸矦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矦來朝天子而與之射或諸矦相朝而與之射三爲燕射謂息燕而射其天子諸矦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賓射燕射皆有之矦之制天子大射則射虎矦熊矦豹矦畿內諸矦大射則熊矦豹矦畿外諸矦大射亦張三矦一熊矦二參矦豹鵠麋飾二豻胡犬畿內卿大夫射麋矦畿外卿大夫射矦無文其賓射則射人云王射三矦諸矦射二矦卿大夫射一矦士射矦其燕射則尊卑皆用一矦三射之外又有鄉射地官鄉大夫州長主之此經射矦主于明善惡則大射也

撻以記之

案曰說文卷十一上手部撻字注云鄉飲酒罰不敬撻其背又重文虔撻字注云古文撻虞書曰遽以記之

傳曰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

案曰傳云云者此即扑作教刑也周禮小胥云撻其怠慢者彼鄭注云撻猶挾也文十八季左傳云歜以支秩職秩即撻也學記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注云夏楹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是也

書用識哉

傳曰書識其非

案曰傳云云者說文聿部云書箸也又敘云箸于竹帛謂之書識識其善惡也周禮地官黨正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泝校比族師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弟睦婣有學者間胥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是書其善也左傳裴豹欲焚丹書是書其惡也欲竝生哉

傳曰欲使改悔與其竝生疏曰總上三者矣明謹記書識皆是欲其竝生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傳曰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颺道之疏曰禮通謂樂官爲工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頌詩言以納諫詩義理或微人君聽之或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釋文曰否徐音鄙

傳曰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

案曰春秋傳奉承齊犧古謂奉牲幣而薦之曰承承薦也列子黃帝篇孔子觀于呂梁縣水三十仞一丈夫游之以爲苦而欲救使弟子竝流而承之張湛注云音拯方言出溺爲承是也明夷六二用拯馬壯說文引作拼云上舉也子夏本同漢孔宙碑亦以拼爲拯玉篇引李登聲類又作丞丞即承省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傳曰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

案曰傳以蒼生爲蒼蒼然生艸木者說文艸部云蒼艸色也是也晉書山濤謂王衍誤天下蒼生世說云妄石不肯出將如蒼生何是晉人皆謂民爲蒼生然古無是訓不可施于經典也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傳曰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于無功以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

案曰傳以黎爲衆釋詁文獻爲賢者鄭論語注文也釋言獻聖也謚法聰明睿知曰獻聖賢雖不同然散文亦通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

釋文曰上傲作㚔下傲五羔反徐五報反字又十三上糸部卷十下亦部引虞書丹朱㚔案曰說文卷五報反○案曰說文卷傳曰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頟頟肆惡無休息

罔水行舟

鄭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尚書疏傳曰丹朱習于無水陸地行舟

案曰鄭云云者即孟子從流忘反也傳以論語奡盪舟孔安國云陸地行舟遂取以解此經不知奡與斟鄩戰覆其舟事

見渡郡紀年及天問乃所謂盪舟也陸地行舟事之所無孔
彼注失之以解此經尤非也

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案曰說文卷十三下土部堋字注引此經作堋淫與鄭不合不可從

鄭曰朋淫淫門內　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朋羣也羣淫于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

案曰鄭云朋淫淫門內者謂若多方言夏桀甲于內亂是也
子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　釋文曰子如字鄭音
吏反○案曰說文卷九下屾部引此經作𡍮山

鄭曰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　尚書疏
傳曰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辛日娶妻甲日復往治
水啓禹子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

案曰鄭云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者辛日娶妻
甲日復往治水是三宿也說文云九江當塗禹以辛壬癸甲
之日嫁娶與鄭不合其說非也塗山者放哀七季左傳云禹
會諸侯于塗山昭四季左傳云穆有塗山之會杜預注竝云
塗山在壽春東北則塗山不得有二漢志九江郡治壽春有
當塗侯國應劭曰禹所娶塗山侯國也有禹虛續漢志九江
郡治陰陵注引衛宏漢官儀云治壽春宋志後漢徙治陰陵魏復曰淮南治壽春屬縣有當塗
有平阿平阿下注有塗山二志所言亦是一處杜預據刺史
治而言二志據所在而言劉昭注于當塗則云禹會諸侯
塗山于平阿則云穆有塗山之會分而爲二將何所據考其
致誤之由平阿本當塗地故晉志淮南郡仍治壽春平阿則云有

塗山當塗則云古塗山國至宋齊但有當塗無平阿蓋縣省也則非兩地各有塗山明矣隋志塗山縣屬鍾離郡舊曰當塗有塗山唐志鍾離縣屬濠州鍾離郡武德七季省塗山縣入焉有塗山以上各條所說塗山皆在鍾離卽漢志之當塗宋又析置懷遠軍山在其境元改軍爲縣明仍之故明史志鳳陽府懷遠縣荊山在縣卤南塗山在縣東南淮水經兩山峽間是　本朝因之乃史記索隱又據皇甫謐說謂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也考九江本秦郡漢高帝爲淮南國武帝爲九江郡晉武帝又爲淮南郡隋開皇爲豪州大業爲鍾離郡唐爲濠州鍾離郡宋屬淮南路元屬安豐路其地皆在今鳳陽府其九江得名本因尋陽九江惟因漢文帝分淮南卽九江爲廬江尋陽來屬則九江反不屬九江郡界又玉莽嘗改豫章郡爲九江柴桑縣曰九江亭（見漢志）後漢復故而溫嶠遂移尋陽于江南（見通志）隋又以尋陽爲九江（卽湓城見隋志）然則漢九江治壽春卽今之壽州從九江分屬廬江之尋陽縣卽今之黃梅縣皆在江北而其後以二名皆移之江南今爲江鹵九江府治德化縣矣此禹貢九江所以溷也（詳禹貢）晉中原亂淮南民南度成帝初于江南僑立淮南郡割丹楊之于湖僑立當塗縣（見晉志）隋屬丹楊郡唐屬宣州宣城郡宋改爲太平州元爲路明爲府治當塗　本朝因之然則漢九江所屬之當塗卽今鳳陽懷遠縣亦在江北而其後亦移之江南今爲太平府治當塗縣矣此塗山所以訛也皇甫謐在鹵晉

初所言九江當塗正指江北小司馬據後代所置指爲江南其誤甚矣然隋志于丹楊當塗已誤註云有塗山則亦不自小司馬始也其云在會稽者因魯語禹致羣神于會稽之山故附會其說實則禹會諸侯何必專在一處此說尤非塗山當以在今懷遠縣爲正子弗子鄭音子將吏反者樂記云易直子諒注云子讀如不子之子徐邈音子爲將吏反列子說符篇云禹唯荒土功子產弗字列子讀子爲字此鄭氏之音所據也

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釋文曰薄蒲各反徐扶各反○案曰說文卷九上尸部引此經弼作拂

鄭曰荒奄也奄大九州四海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于周爲王畿其弼當矦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矦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于周爲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于周爲蠻服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于周爲鎭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師長也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矦師以佐其牧外則五國立長使各守其職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

千里名曰神州者禹治水所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亘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之而各得方千里者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也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里之國八百計有一千四百國以二百國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以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尚書疏○穆文全解六卷○毛詩十之一卷小雅蓼蕭疏○禮記十一商頌殷武疏○禮記十一說二十六卷○春秋哀七卷○魏了翁讀書叢抄一卷王制疏凡五見○衛湜禮記集卷○又再見○通鑑地理通釋一卷○小學紺珠二卷○羅苹路史國名紀六卷注）馬曰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釋文王曰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記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濶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季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

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六卷地理門傳曰五服矣甸綏要荒○王應麟玉海十七卷地理門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薄迫也言至海諸矣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奬帝室疏曰據禹貢所云五服名數知五服卽甸矣綏要荒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制五國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也案曰鄭云荒奄也者釋言文又云廣輔五服而成之云云者鄭意以堯時甸矣綏要荒五服甸服規方千里其外每服五百里自王城向外數之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禹治洪水之後斥地漸廣又輔五服而成之至于每面相距各五千里則四面相距爲方萬里堯時天下方五千里者地記書曰昆侖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以四千里內爲九州分爲甸矣綏要四服其外荒服曰四海禹弼成後每服各爲幾數居其間則每服各添五百里禹貢百里賦納總云云卽禹所添之數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仍用要服之內爲九州九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爲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爲畿內餘四十八州分之州各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方百里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方五十里之國四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方七十里之國八百總爲一千四百國去其方五十里之國二百以爲名山大川不封之地及附庸閒田是每州有一千二百國州置一

按又擇諸侯賢者爲之師以佐牧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共爲萬國畿外八州五等之爵以三等受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畿內惟有子男五十里之國無公侯伯也王制疏鄭云四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畧言非實法也趙商問云王制畿內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今以下等計之又有王城關遂郊部卿大夫采地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不合鄭荅云王制之法唐虞不盡然鄉遂有無無以言也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此鄭隨問而荅非事實也知者地形不可方平又有山澤不封之地知畧計爲四百國耳春秋傳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觀禮諸侯享王璧以帛帛是執玉帛也夷狄不執玉帛故云執玉帛惟中國耳又大行人蕃國各以貴賓爲摯見下又張逸問左傳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外傳云禹朝羣神于會稽防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荅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鄭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侯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神卽諸侯也

其外荒服謂之四海五國則立一長使各守其職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愼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又據周禮夏官職方氏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衞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大行人作要服卽蠻服也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鎭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大司馬九畿與此同分五服爲九服自要服以內爲九州方七千里鄭以此爲夏禹之舊制故注此經云禹弼成五服去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矣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一千五百里其弼當男服去王城二千

里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當采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其弼
當衞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相
當去王城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也
王制注禹中國萬國則是諸矦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
有方五十里者禹承堯舜而然矣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乃
能容之義與此同　要服之弼當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
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弼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
方萬里也鄭又謂夏末既衰外寇內侵諸矦相并土地減國
數少殷湯承之更制天下方五千里中國方三千里王制鹵
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
九亦分爲九州畿內千里封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
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

胙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周曰畿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
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六其餘三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
者卿之田六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十二又三爲二孤之田
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六十三者大夫之田二十七
亦爲有致仕者副之爲五十四其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
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而已畿外八州州方
千里除去子男存公矦伯三等之爵三等受地州建公百里
之國三十矦七十里之國六十伯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
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元命包云陽城
于三列于七三七二十一故州二百一十國其餘以爲附
庸閒田若封人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其詳書序巢伯之命計八
外二千里曰荒服以封夷狄之君槩稱曰伯

州州二百一十國共一千六百八十國幷畿內九十三國爲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中以上皆殷制也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皆以功退黜陟之其無功過不滿百里者皆益滿百里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爵尊國小若虞虢之君爵爲公地方百里爵卑國大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男二百里皆大于虞虢鄭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據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明大于虞虢百里之意　惟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也其時天下復更

之舊域分五服爲九界方萬里要服之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畿內亦九十三國小司徒注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　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職方氏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十一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注云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一州之中以其千里封公則可四又以其千里封侯則可六又以其千里封伯則可十一又以其千里封子則可二十五又以其千里封男則可百州二百一十國以男備其數其餘爲附庸每事言則者設法也設法者以待有功而大其封正義州二百一十國州有千里方六用五个千里方爲五等國數公四侯六伯十一子二十五男

百總一百四十六于二百一十國仍少六十四以男備其數必知以男備數則餘千里者一充數不足何得更餘爲附庸若然則前矦國六用千里方仍有二百里方一開方之得四个男國前伯國十一用千里方仍有百里方一不盡又得一个男國得此五國添前一百四十六爲一百五十一仍少五十九更取餘千里方一開方之得百里方百取五十九爲五十九男國添前百五十一得二百一十國仍殘百里方四十一以爲附庸也知設法待有功者以稱公者惟二王後及東卤大伯今八州皆封公則四公豈有三十二公乎知五者皆設法也計周制通共千七百七十三國與殷同孝經緯周千八百諸矦舉成數也洛誥大傳天下諸矦之來進受命于周還見文武戶者千七百七十三又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矦周千八百諸矦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矦執玉帛者萬國成安尚書云協和萬邦從左氏說鄭駁之云唐虞之制也周公制禮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千八百者兼其全數而廣其土　殷公矦百里周公五百里矦四百里等　增其爵　殷三等周五等　康成說虞夏殷周四代之制如此

又案曰諸儒之說各不同賈逵馬融則謂禹貢百里賦納總至五百里米云云乃甸服之外又五百里去王城一千里其矦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每面三千里四面相距爲方六千里　釋文引馬說方萬里與鄭同正義引馬說方六千里與鄭異　許慎則謂自堯舜至三代地皆方萬里封國皆萬國孔安國傳則謂五服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方五千里禹治洪水弼成之弼成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也二千五百人爲師州

十二師者禹治水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人功也薄廹也言至海也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謂之五長以相統治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也司馬遷夏侯歐陽氏王肅丞與孔同正義又申孔意云五服方五千里若然周禮王畿之外別有九服服別五百里是爲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于堯又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鹵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旨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回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輸是九服五服其地則同改其法不改其地也

又案曰鄭注彌縫經傳最爲詳密王肅不知而妄駁之云禹拓境廣土三倍于堯書傳無稱難可據信且其爲服之名輕重顛倒難得而通先王規方千里以爲侯服餘均分之公侯伯子男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稾非其義也竊謂東漸鹵被朔南暨禹之開境經有明文王肅不信其妄可知甸服外之諸侯不得入禾稾有何依據皆謬也又云萬國舉盈數非謂其數滿萬也天地之勢平原甚少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采合二事亦爲謬矣竊謂鄭原言其大略

如此地形必無每面皆方而謂立法一定膠滯甚矣至以采合二文爲謬則鄭所據者萬國耳于會稽塗山何擇焉鄭志已明言之毋庸疑也賈馬以百里納總爲甸服外地而百里采以下仍爲侯服一經之文自亂其例其謬顯然許慎以虞周皆萬國而周乃千八百國亦不足信孔傳以虞周立法雖異道里則同按古者里數皆以開方言之無計人迹屈曲之理或又謂古今尺有長短步有大小故周服與禹服不同孟子田制夏五十畝殷七十畝周百畝亦以尺有長短名異實同夏尺倍于周尺禹五千周萬里理有固然無足怪者王制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百四十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四尺二寸二分是古步大于今步古里大于今里此三代田制異名同實之說也但王制漢文帝博士作古謂周今謂漢不得以古爲夏今爲周且周尺之制見宋秦嬉鍾鼎款識漢志錙歛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亦同宋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爲周尺即此也詳蔡氏律呂新書　較今尺止七寸四分今尺較古尺乃一尺三寸五分古一步六尺見小司馬法及司馬法今一步五尺見唐杜氏通典刑類甲兵篇之守拒漢食貨志爲步見王貽上居易錄所載孔宋沿之　國朝以五尺五寸尚任周尺考今仍以五尺爲步古步較今步止四尺四寸四分今步較古步乃一步有七寸五分古百步爲畝亦見小司馬法自漢王莽以二百四十步爲畝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三分畝之二大畝始于漢見桓寬鹽鐵論顧氏玉篇謂始秦孝公　古三百步爲里見宣十五

下有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方五狄在北方三句惟李巡有之孫炎郭璞本皆無鄭讀爾雅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也鄭志趙商問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數明堂位夷九蠻八戎六狄五禮之事異未達其數鄭答職方氏四夷四方夷九蠻八戎六狄也九貉即九夷在東方八蠻在南方閩其別也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不甚明故不謂之四海者孫炎云海之言晦晦闇于禮儀也釋文云海去中國險遠稟政昏昧也曲禮其在東夷北狄南蠻雖大曰子此建五長即曲禮所謂子故彼注云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遜其諸侯之賢者以爲之子子猶牧是也詩韓奕因時百蠻內因主外夷故云因也　周禮夷鎮蔡三服爲四海總稱又爲蕃國秋官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之下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注九州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其君皆子男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各以所

奉穀梁傳及孔子家語大戴禮記王言篇今三百六十步爲里見唐李翺平賦書宋如唐見文獻通考王禮第十二卷元以二百四十步爲里見陶宗儀輟耕錄明如宋見洪武正韻今仍之是尺數步數畝數里數皆古小今大步數雖古大今小以尺之仍爲古小今大王制之說殊不足據孟子云云有不可解豈孟子之時創爲大畝之說者自托于復古孟子姑仍其說而遂以立論歟竊計三代盛時尺必無異禹服實萬里非方五千與方萬里之名同實異也

又案曰孔傳之謬不但如上所云也古者內有九州外有四海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夏官職方氏云掌四夷八蠻五戎六狄之數禮記明堂位云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九夷卤面北上八蠻北面東上六戎東面南上五狄南面東上三者數互異鄭小雅箋箋雒師謀我應注與釋地同職方及秋官布憲注與明堂位同按爾雅李巡本四海

貴實爲摯蕃國無執玉瑞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然則
孔傳之說混九州四海而爲一則于文義不明以四海爲四
夷至海則于訓詁不合斷從鄭說爲確
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
傳曰九州五長各道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鄭曰歸美于二臣（尚書疏）傳曰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
功有次序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皐陶敬行九德破績之序
于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
案曰鄭云歸美于二臣者大傳云昔舜左禹而右咎繇不下
席而天下治孟子亦以禹皐陶並稱故舜歸美二臣也孔傳

以皐陶以下爲史臣所述蓋本史記與鄭不合其說非也
夔曰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鄭曰夏樂也夏擊鳴球已下數器也磬縣也而
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
如小鼓所以節樂以詠者謂歌詩也（尚書疏○周禮二十二卷春官大司樂疏○五海一百九卷音樂部樂器門）馬曰夏樂也（釋文）傳曰夏擊柷敔所以作止樂
搏拊韋爲之實以糠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疏）曰皐陶大禹
爲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
和史述夔言繼之
案曰鄭云夏樂也夏擊鳴球已下數器者鄭以鳴球也搏拊
也琴也瑟也夏擊總言樂擊此四器明堂位揩擊鄭以爲柷

敔楷擊即夏擊彼下無柷敔此下有柷敔故二文異解傳以夏擊爲柷敔攷柷敔自在下文彼此重複非也鄭又云鳴球即玉磬也者釋器云球玉也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也釋樂云大磬謂之毊郭璞注毊形如犁鎡以玉石爲之是也鄭又云磬縣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者以下文言下是堂下則知此節言堂上之樂鄭以磬本縣堂下尊之進使在堂上儀禮鄉飲酒禮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又記云磬階間縮霤北面鼓之又大射儀云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鹵面又云鹵階之鹵頌磬東面是磬本在堂下漢魏登歌有鐘磬乃後世變禮此鳴球特尊而進之耳郊特牲說燕饗之禮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疏云匏笙也竹篪笛也人聲可貴故在堂匏竹可賤故在下夫笙與篪笛在下則鐘磬可知而彼疏又申之云瑟亦升堂者瑟工隨歌工故也夜鄉飲酒禮云工入升自鹵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鄉射禮云工入升自鹵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燕禮云工入升自鹵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大射儀云席工于鹵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升自鹵階北面東上然則瑟皆在堂上儀禮無琴琴亦在堂上可知大傳云君子大人聲不以鐘鼓竽瑟之聲亂人聲瑟疑當作笙字之誤也鄭又云搏拊以韋爲之裝之以糠形如小鼓所以節樂者樂記云治亂以相鄭注相即拊也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明堂位云拊搏鄭注以韋爲之充以糠形如小鼓

是也伏生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以韋爲鼓謂之搏拊鄭注搏拊者象其德寬和鄭以此節皆堂上之樂今云升歌是搏拊亦在堂上也此物似非貴重而亦在堂上豈以其象德寬和且可節樂與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鄭曰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虞賓謂舜以爲賓即二王後丹朱也羣后德讓者謂諸侯助祭者以德讓也已上皆宗廟堂上之樂所感也（周禮大司樂疏）馬曰言祖考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所感（尚書疏）王曰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尚書疏）傳曰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疏）

曰祖考來至者王肅云云蓋如漢書郊祀志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云祖考知在廟內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詩頌徵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知虞賓謂丹朱爲王者立二代後獨言丹朱者高辛氏後無文

案曰鄭云祖考來格者謂祖考之神來至也者格古作假訓至說文人部義也舜既爲天子必當自立祖廟堯祖廟當遷于丹朱之國此祖考即舜之祖考也舜父瞽叟瞽叟父橋牛橋牛父句望句望父敬康敬康父窮蟬窮蟬父帝顓頊唐虞五廟則舜當以敬康以下爲四親廟窮蟬親盡則入祧廟而顓頊爲太祖焉融以此爲舜除瞽叟之喪而祭宗廟之樂或疑舜父之喪不知定在何時馬說似出臆度然下文言簫韶

是時舜已自制韶樂則在爲天子後孟子言爲天子父以天下養舜爲天子瞽叟尚在則除喪之說不爲無據禮記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此謂配天之祭耳上古配天專尚有德故舜郊天猶以丹朱爲尸其時未有嚴父配天之禮也三代以下遂用其姓代之故夏郊鯀殷郊冥俗人妄以禘與祖宗皆宗廟之祭遂謂舜之祖廟所宗者堯然則瞽叟以上四親將于何廟祭之中庸言舜大孝何以曰宗廟饗之耶非也鄭又云虞賓謂舜以爲賓卽二王後丹朱也者白虎通卷下王者不臣篇云王者不臣二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尚書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是也

下管鼗鼓合止柷敔（釋文曰合如字徐音閤）

鄭曰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合樂用柷柷狀如漆筩中有椎合之者投椎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詩十九之三卷周頌有瞽疏○周禮大司樂疏○又二十三卷太師疏○爾雅五卷邢昺疏○聶崇義三禮圖五卷○王海一百十卷音樂部樂器門○漢制攷四卷）

傳曰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

案曰鄭云以下言舜廟堂下之樂者先鄭太師注云下管管在堂下此下則總目衆樂器故鄭云云也鄭又云合樂用柷云云者釋樂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籈籈音眞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二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桐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敔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木長尺擽之籈者其名白虎通馬融李巡說並同是也

笙鏞以間

鄭曰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生也鹵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鹵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周禮大司樂疏傳曰鏞大鐘也

案曰鄭云東方之樂謂之笙鹵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吹笙擊鐘笙鏞鄭與傳異解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云列管瓠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簧者笙管中金薄葉笙管有簧故或謂笙爲簧也又釋樂云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李巡云大鐘音大鏞大也孫炎云鏞深長之聲亦作庸商頌庸鼓有斁毛云庸大鐘也據此諸文傳以笙鏞爲二樂器似不誤而不知非也堂下之樂鐘磬在庭或舉以互見可矣笙鏞對舉細大不倫何取乎或乃引鄉飲酒間歌用笙則鏞又何涉乎大射禮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鹵面其南笙鐘其南鎛皆南陳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鹵階之鹵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鎛皆南陳注云成功曰頌鹵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是以鹵方鐘磬謂之頌鐘不言頌省文也古文頌爲庸夫東方鐘磬可謂之笙鹵方鐘磬可謂之庸一言笙庸而東鹵階樂器畢舉矣以間者與堂上間代而作非也鄭注尚書與儀禮同其旨甚精賈公彥彼疏亦見及而釋書者不采故誤耳

烏獸蹌蹌（釋文曰蹌蹌七羊反說文作蹡鳥獸求食聲○案曰鄭注周禮大司樂引虞書作蹌釋文云本又作蹌二

字音義同也攷說文亦作牄陸德明
釋文以爲說文作槍此傳寫之誤
鄭曰謂飛鳥走獸牄牄然而舞也周禮大司樂疏馬曰鳥獸筍簴也
釋文○劉敞七經小傳○王應麟困學紀聞傳曰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蹌蹌然疏
曰禮云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蹌蹌是行動貌故爲舞也
案曰鄭以牄牄爲舞者說文蹌動也動有舞義也馬以鳥獸爲筍簴縣鐘鼓之器上已備言鐘鼓此不應複出馬說非也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案曰鳳說文鳥部云从鳥凡聲古文作𪃊又羽部云翌讀若皇周禮樂師有皇舞注云故書皇作翌鄭司農云翌讀爲皇元謂皇雞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然則古鳳皇字本作翌後世通用皇翌字遂廢但古字多假借此字未必是晉改說文卷三上音部引書與孔同也
鄭曰簫韶舜所制樂也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每曲一終

必變更奏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故致得鳳皇來儀雄曰
鳳雌曰皇儀匹來儀言其止巢而乘匹尚書疏○詩十七之
周禮大司樂疏○哀十四年公羊傳疏傳曰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備鳳皇靈
鳥儀有容儀疏曰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備謂小大
器皆備
案曰鄭云簫韶舜所制樂也者鄭意以簫韶爲舜樂名毛詩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箋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所吹周禮
注同釋樂云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據諸文則簫固樂器
之小者傳疏謂舉小以見小大皆備似可通而不知非也鄭
云簫韶舜所制樂則鄭不以簫爲樂器說文五卷上竹部云
簫从竹削聲虞舜樂曰簫韶所角切又音簫左傳襄二十九

季季札觀樂見舞韶箾者注云舜樂疏云箾簫也尚書簫韶
九成此韶箾卽彼簫韶也白虎通引禮記云舜樂曰簫韶據
大德九秊嚴度刻　今禮記無此文當是逸篇也又樂記云韶繼也宋
均注樂說云簫之言肅舜時民樂其肅敬而繼堯道故謂之
簫韶此皆與鄭合則傳疏非也鄭又云若樂九變人鬼可得
而禮者大司樂文也又云雄曰鳳雌曰皇者釋鳥云鷗鳳其
雌皇郭璞云瑞應鳥是也鄭又以儀爲匹者釋詁及毛詩柳
風柏舟傳文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釋文曰於如字○案曰當音烏
鄭曰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
相率而舞言聲音之道與政通焉周禮大司樂疏○哀十四
年公羊傳疏○王應麟玉

案曰鄭云云者大師云令奏擊拊先鄭司農注云樂或當擊
或當拊則擊拊俱作用之名而義稍異康成注大師不从先
鄭說而云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糠注此經上文搏拊
亦云然而于此言拊小石磬者以此拊若亦是小鼓而總蒙
擊文不當厠兩石之間明是擊拊對舉拊从手固有攻擊之
義故解不同也

庶尹允諧

鄭曰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
其諧和周禮大司樂疏傳曰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于
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案曰鄭云庶衆允信釋諸文尹正釋言文大司樂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鄭注具引虞書夔曰夏擊至允諧而云此其于宗廟九奏效應疏以爲祖考來格即致人鬼虞賓在位即安賓客羣后德讓即和邦國鳥獸舞鳳皇儀即作動物庶尹允諧即諧萬民說遠人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案曰勑當作敕說見前

鄭曰以戒臣尚書傳疏傳曰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

案曰鄭云云者下歌先股肱後元首重任于臣故知戒臣也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案曰右無四聲之別平上去入通爲一音故此

歌以戒
顓喜起

傳曰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疏曰釋詁元首也僖三十三季左傳狄人歸先軫元則元首各爲頭別名

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

鄭曰使羣臣念帝之戒哉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大言而疾曰颺承歌以戒帝

案曰鄭云云者帝作歌戒羣臣故知念哉是使羣臣念帝之戒傳云承歌以戒帝非也

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

傳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愼汝法度敬其職

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釋文曰賡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為古續字○〔案曰〕賡說文十三上糸部以為古文續从庚貝徐鉉曰今俗作古行切擇詁亦云賡續也郭璞注卽引此經以證小雅大東云西有長庚毛傳云庚續也疏云日入後有明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是庚本有續義故賡从庚為續說文不云庚聲賡字直是古續字則今音其來久矣明古音讀卽反毛晃增韻云經史明字叶韻皆讀如芑不知芑乃本音非叶也洪範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六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詩明字十七見皆與陽唐為韻易彖傳象傳文言傳同三代以上明字無有與耕清為韻者〕〔鄭曰載始也〕〔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案曰〕〔鄭云載始也者下有又歌則此為始歌釋天云載始也孫炎注云載始取物終更始是也傳訓為成非也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釋文曰叢徂公反臥反墮許規反○〔案曰〕脞說文作脞徐鉉曰从肉非是又惰不敬也从心隋聲省作惰左傳脞玉惰禮記曲禮言不惰論語語之而不惰或作媠漢書韋元成詩無媠爾儀兩龔傳媠漫从狀是也墮徒果切以韻脞惰此上去通淮南子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不知馮河鹿生三麋共角乃墮子生三麋而離父母之懷懷音禀此平上通釋文云許規反非也今人讀此字以墜落解者為徒果反以毀壞解者別為許規反尤謬攷墮說文本作隓敗城阜曰隓从自差聲徐鉉曰說文無差字蓋从二左也衆力左之古人尚右左有毀敗之象亦取諧聲春秋定十二季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杜預云墮毀也是墮為敗城阜昭二十二季傳寡君將墮幣焉注輸也隱六季公羊傳輸平猶墮威也哀十二季傳是墮黨而崇讐也是凡事降墜廢壞皆為墮也或作墮或作媠高帝紀士卒憛指又漢刑法志法度媠師古曰卽墮字焉今俗書墮為隳張昭云玉篇無隳此俗改不知所从無以下筆老子或戲或隳亦俗人所改也〕〔鄭曰〕叢脞總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叢總也脞小也〔釋文〕〔傳曰〕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惰萬

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

〔案曰〕鄭以脞爲小小者說文目部云睫目小也是脞有小義也

帝拜曰俞往欽哉

〔傳曰〕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五終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六上

學海堂

吳王光祿鳴盛著

尚書後案

虞夏書

禹貢

禹敷土〔釋文云敷芳無反○〕〔案曰史記夏本紀禹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裴駰曰尚書傳作敷司馬貞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鄭大司樂注亦云禹傅土又荀子成相篇云禹傅土楊倞注云溥讀爲敷〕

〔鄭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周禮春官大司樂疏〕〔馬曰〕敷分也〔釋文記二卷夏本紀集解〕〔傳曰〕洪水泯溢禹分布治九州之土

〔案曰〕鄭云敷布馬云分者說文訓施施有分布義也大司樂注云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商頌長發云禹敷下土方箋云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鄭注皋陶

誤云奄大九州之土敷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然則此節
鄭注雖不全亦必以爲廣大其界也雍州南至昆侖析支渠
搜梁州南至南海皆非上古所有故以敷土爲廣大其界也
隨山刊木

鄭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
規其形而度其功焉（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隨行山林斬木通
道

案曰鄭以刊爲除者襄二十五季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
隧者井堙木刊杜預云刊除也是也

奠高山大川（釋文曰奠田遍反）

鄭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奠定也高山五
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疏曰五岳嵩岱衡峯恒也
四瀆江河淮濟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云五岳視三公四
瀆視諸侯也

案曰馬以奠爲定者周禮地官大司徒鄭注同也

冀州既載（釋文曰冀居器反）

鄭曰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載
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
之于策以告帝徵役而治之（尚書疏○釋文○莊十年公羊傳疏○史記夏本紀集解）馬
曰載載于書也（釋文王曰言已賦功屬役載于書籍尚書疏）傳曰
堯所都也先施貢賦役載于書疏曰九州之次以冀爲先後

水性下流當從下泄故治水皆從下始冀州帝都故從冀起而東南次沇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鹵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鹵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自沇已下皆準地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鹵青徐揚三州竝爲東偏雍州高于豫州豫州高于青徐雍豫之水從青徐入海也梁高于荆荆高于揚梁荆之水從揚入海也沇州在冀州東南冀沇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沇州以冀是帝都河爲大患故先從冀起而次治沇若使冀州之水東入沇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

案曰鄭云兩河間曰冀州者爾雅釋地文彼郭璞注云自東河至鹵河東鹵皆據冀州言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爲鹵河至華陰東經底柱孟津過洛汭爲南河至大伾北流過降水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海爲東河然則東河之鹵鹵河之東爲冀州惟言兩河間不言南河南河之北從可知也據孫炎郭璞注釋地九州以爲殷制而鄭注此經用之者舜肇十二州鄭注謂舜于舊九州外分青州爲營州冀州爲幷州幽州故十二至夏仍合爲九釋地九州有冀幽而無幷既非唐虞制又非夏制故郭以爲殷制于兩河間注云東河至鹵河而于燕曰幽州則注云自易水至北狹然則殷分夏冀州之東北爲幽而正北幷州之地仍屬冀視唐虞之冀則大而視夏之冀差小夏官職方氏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

北曰幷州鄭彼注云此州界與禹貢略同幽幷則冀之北也然則周之冀州不但小于禹貢幷小于釋地要之唐虞三代冀州互有耎改者總在東北正北二境其居東卤兩河之間則無不同故鄭郎取釋地解之其義不可易也云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者據疏引此以爲馬與鄭同此必周漢經師相承古義也知堯都在冀州者哀六年傳引夏書惟彼陶唐有此冀方疏云堯治平陽在冀州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平陽應劭曰堯都也在平水之陽今山卤平陽府臨汾縣卤南平陽故城是稱爲陶唐者其始本封于唐爲諸侯及升爲天子方都平陽其後又嘗居陶臣瓚云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是也唐今山卤太原府太原縣陶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詳見毛詩唐譜漢志太原郡晉陽縣續志沛陰郡定陶縣說文卷十四下自部各條下定陶雖在沇州要太原平陽則皆在冀州故鄭以堯都在冀州也鄭又云載之言事者大雅文王篇上天之載毛傳文馬王及僞孔義非也疏云冀州之水不經沇州攷河自冀州之降水大陸以東播爲九河其經流之徒駭尚在冀域而八枝已入沇域則冀州之水非不經沇州者疏謂九州之次即治水之次其義甚確若謂冀水無經沇者故先冀次沇則不必泥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蒲州澤州大同寧武朔平等府平定忻代保德解絳吉隰遼沁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等府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

宜化等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鹵北境東北則奉天錦州等
府北則踰塞直抵陰山下鹵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于大遼
水皆冀州域也

壺口治梁及岐（釋文曰壺音胡治如字岐其宜反）

鄭曰（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
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鹵北梁山鹵南于此言治梁及岐
者益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尚書疏○傳寅禹貢集解
南名南譜疏○又十六之二卷大雅縣疏○史記夏本紀
集解○又司馬貞索隱一卷○又周本紀張守節正義）馬
曰壺口山名（釋文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
水而鹵疏曰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在
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屈
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鹵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鹵北然
則壺口鹵至梁山西至岐山從東向鹵言之也經于壺
口之下言治者欲見上下皆治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即疏引班志文鄭所引地理志往
往別有所據不本班志而此條則與班合惟夏陽下少鹵北
二字傳寫誤脫也司馬彪續漢郡國志略同漢北屈縣隋改
吉昌（隋志昌寧縣後魏置與吉昌同屬文成郡下注有壺口山）唐屬慈州又改吉鄉故寰
宇記云壺口在慈州吉鄉縣鹵南五十里宋熙寧五年改隸
隰州宋史仍作慈州益其後復舊元改吉州隸平陽路明屬
平陽府今改直隸州山在州鹵南七十里此山上連孟門下控
龍門當路東流爲河之扼要處故禹首闢之上口孟門在今

隰州大寧縣鹵南八十里吉州鹵六十里壺口之北黃河中
流鹵直陝鹵延安府宜川縣下口龍門在今河津縣鹵北三
十里壺口山盡處鹵與韓城之龍門相對上口至下口約一
百六十餘里水經注云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故城鹵十里
有風山上有穴如輪山南四十里河鹵孟門山龍門未闢河
出孟門之上大禹疏通謂之孟門故穆天子傳曰北登孟門
九河之磴孟門卽龍門之上口也實黃河之巨阨兼孟津之
名矣與導水又東至于孟津無涉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其
水崩浪萬尋渾洪鼘怒迄于下口是也漢夏陽縣故少梁秦
惠文王更名今爲陝鹵同州府韓城縣梁山在縣鹵北九十
里綿亘百里自郃陽縣鹵北抵韓城縣鹵北麻線嶺皆是然
向南則益鹵而去河愈遠惟韓城鹵北之山首枕鹵河北連
龍門當爲禹所治也詩大雅韓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
其道韓侯受命鄭箋云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首
決除其災使成平田韓姞姓之國後爲晉所滅爾雅釋山梁
山晉望也郭璞云晉國所望祭者在夏陽鹵北臨河上是也
禹治壺口則孟門之險漸平遂由龍門鹵河以治梁山使河
流咸就故道而梁山偏野皆成邱甸之地矣由壺口以治梁
山卽下文導河所云至于龍門者是也漢美陽縣岐山在西
北中水鄉周太王所邑山海經曰岐水出焉東鹵流注于河
今爲岐山縣山在縣東北十里縣在鳳翔府東五十里府居
五水之會謂汧也渭也漆也岐也雍也岐水入漆雍水合漆

水入渭汧水漆水各入渭禹治壺口梁山以殺河勢岐雖與河無涉但既至河卤工宜竝舉及岐者正謂治汧漆諸水以入渭也鄭又云于此言治梁及岐者益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者梁岐是雍州山而見于冀州故解之也

又案且壺口有三孟門有二禹貢壺口在吉州卤南是其一則水經注云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卤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此山在今汾陽縣卤南與禹貢壺口無涉酈說非是其一則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卽今潞城縣關以山爲名亦非禹貢之壺口與壺口相連之孟門在大寧卤南者是其一則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

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凡連太行言者皆非太寧孟門梁山亦有二治梁之梁韓城西北是其一則元和郡縣志云京兆府奉天縣有梁山卽禹貢治梁及岐之梁山按此梁山在今乾州卤北五里乃孟子所云太王去邠踰梁山者禹貢如果指此則岐在梁東禹當日從東而卤當言治岐及梁何爲倒其文耶元和志說非是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釋文曰岳字又作嶽

鄭曰岳陽太岳之南于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山毛詩六之一卷唐風譜疏○王應麟詩地理攷六卷○周禮三十三卷夏官職方氏疏○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十二卷河東道傳曰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疏曰釋地云廣平曰原高平

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下文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卽太岳屬河東郡在太原西南地理志河東絳縣東有霍太山此絳縣周厲王所奔順帝改爲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卽此太岳是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太原今以爲郡名者太原郡班志續漢志皆有皆屬幷州也又云太岳在河東故絳縣東名霍太山者疏引地理志云是班志文順帝改云云是應劭注文續志河東永安縣故絳陽嘉三年更名有霍太山此與鄭合蓋鄭注禹貢引地理志間與班志不同則非班書却多與續志合而是書晉司馬彪作鄭不及見宋余靖序後漢書云明帝詔伏无忌黃景作地理志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是東漢別有地理志鄭據當代之書故不盡與班合而司馬彪則取之以作志者故與鄭合也杜預春秋釋例云晉大鹵太原大夏參虛晉陽一地六名攷昭元年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三傳皆作太原穀梁云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大鹵此大鹵之名所出此經及左傳臺駘處太原云云此太原之名所出又左傳遷實沈于大夏史記禹鑿龍門通大夏齊桓公西伐大夏此大夏之名所出又左傳景王言唐叔受分器以處參虛匡有戎狄此參虛之名所出又春秋定十三年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此晉陽之名所出皆卽太原一地也在漢則晉陽縣屬太原郡爲刺史治所今爲太原縣屬山西太原府太原汾水所出既修者經言禹導汾水也修乃

因事之辭因鯀之功修之也是時帝都平陽太原據其上游鯀必極意崇防然當洪水之時必河道既通而汾水始有可受鯀但知治太原不知導壺口功用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鯀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國語宣王料民于太原毛萇鄭康成韋昭皆不詳其地當在蒲州即原隰與此太原無涉後漢書西羌傳穆王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又云宣王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又云宣王二十七年遣兵伐太原戎不克事亦見汲郡古文此三言太原皆與伐玁狁料民之太原爲一司馬相如上林賦延蔓太原阮籍東平賦蕭條太原此古人通稱竝與此無涉漢堯縣在今爲霍州屬山西平陽府太岳在州東三十里此岳與五岳無涉鄭云岳陽太岳之南者禹導汾水自太原以至太岳之南千餘里中無不修治其地當直抵南河也汾水源流詳水

經

注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釋文曰覃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漳音章○案曰衡古音杭橫古音黃故得通用鄭曰覃懷爲縣名屬河內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疏曰地理志河內郡有懷縣在河之北葢覃懷二字共爲一地故云近河地名衡古橫字漳橫流入河故云橫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入河過郡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爲名志又云沾水出壺

關志又云濁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

案曰鄭云覃懷爲縣名屬河内者疏引地理志云云班志文續志與班同疏又解縣名本懷一字而加覃之義故鄭直以覃懷爲縣名也酈道元水經注云河水逕懷縣南蓋沛水故道之所入與成皋分河水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云懷州禹貢冀州之域覃懷之地周爲畿内及衛邢雍三國春秋屬晉七國屬韓魏秦滅韓爲三川郡滅魏爲河東郡今州爲三川郡北境河東郡東境楚漢之際項羽立司馬邛爲殷王王河内高帝二年降以其地爲河内郡理懷晉河内郡移理野王隋罷郡置懷州宋于此地置武陟縣今懷縣故城在河南懷慶府武陟縣鹵即覃懷也其地當孟津之東少北太行之正南

沛水出其鹵洪水出其東爲河北沃壤蓋太行乃河北之脊上諸州竝山險惟太行南瀕河地平衍洪水時亦受河患今曰底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矣鄭又引地理志云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者疏引班志清漳云云又引濁漳云云鄭但引清漳不言濁漳以濁漳入清漳然後入河以清漳爲主故也濁漳所出疏但云出長子縣發鹿谷山三字亦非又據志清漳至邑成入河不言邑成屬何郡鄭則云至安平阜城入河疏則云至渤海阜城入河攷前志信都國注引應劭云安帝改曰安平其屬縣有昌成續志安平國故信都延光元年改其屬縣有阜城故昌城然則前志上黨沾縣清漳至邑成入河邑字譌當

爲昌成鄭據東漢地理故云安平阜城若渤海郡之阜城雖
載前志却與信都之昌成非一地卽與安平之阜城無涉孔
穎達因其名同而誤合之非也又鄭所云大鼁谷者孔疏班
志竝同說文卷十一上水部漳字注言清濁漳所在與前志
畧同而鼁作要又今水經卷十清漳一條亦誤作大鼁而酈
注作大要益古文要字作㚔似鼁故傳寫作鼁北地郡有大
鼁縣師古曰鼁古要字是其證也鄭又云衡漳者漳水橫流
入河者孟子一人衡行趙岐注衡橫也史記蘇秦傳衡人皆
欲割諸侯地與秦裴駰云衡音橫司馬貞云衡人卽從橫之
士攻工記玉人注衡古文橫假借字陳風衡門傳衡木爲門
釋文引沈重云此古文橫字說文卷四下角部衡牛觸橫大
木其角是衡與橫通故鄭云云也據漢志及說文清漳發源
注河濁漳入清漳乃入河鄭言漳出沾大要谷至阜成入河
則是清漳也其流行里數與漢志同是確不可易矣乃水經
云濁漳水出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過其縣南屈從縣東
北流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過屯留縣南（酈注云漳水東逕屯留縣南又屈逕其城東東北流有絳水注之又東逕涅水注之又東逕壺關縣故城南又屈逕其城北壺關在屯留東不得先壺關而後屯留也）又東北過路縣北又東過武安縣又東出山過鄴縣南又
東過列人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
東北過鉅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南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
東北過信都縣南又東北過下博縣南又東北過阜成縣北
又東北至昌亭與虖池河會又東北至樂成陵縣北別出（酈注

云衡漳于縣無別出之濱
庫池別水分庫池故濱之
東北過章武縣鹵又東北
黨沽縣鹵北少山大黽谷
遥沽縣故城東
不歷其鹵也屈東過涉
窖邑入于濁漳則是濁漳
下流合同故濁漳入清而
言濁漳入海則并非東漢
漳猶入河則河雖有變遷
據當時水道未見其非禹
之清漳水出沾縣大要谷
從縣南東過武安縣南又
縣南又東北過斥漳縣南又東北過曲周縣東又東北過鉅
鹿縣東又北過堂陽縣鹵又東北過扶柳縣北又東北過信
都縣鹵又東北過下博縣鹵又東過阜城縣北東入于河此
鄭所謂漳水橫流入河也其昌亭以下則後世改流與禹貢
之漳無涉矣沾縣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武安縣今屬河南
彭德府鄴縣故城在今臨漳縣鹵列入縣故城在今直隸廣
平府肥鄉縣北斥漳縣故城在今曲周縣東曲周亦屬廣平
鉅鹿縣今順德府平鄉鉅鹿二縣地信都縣今冀州阜城縣
今屬河間府

又案曰馬王以衡漳爲二水與鄭異謬不待言酈氏既不從
鄭而以濁漳爲主敘至斥漳縣南之下卽云尚書所謂覃懷

底績至于衡漳者也其六下又敘至東北過曲周鉅鹿則云地理志云絳水發原屯留下亂章津是乃與章俱得通稱故水流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攷班志上黨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鹵南東入海酈意以絳下流與漳得通稱而又以絳水即降水故以斥漳以下之漳水稱爲漳絳當經冀州之至于衡漳并即以當導河之北過降水又班志信都國信都縣下云故章河在北東入海禹貢絳水亦入海故酈又據以爲即降水之復見者但班志言古文者是古尚書說此條無古文字則俗說其實禹貢無絳水不當以禹貢繫之況鄭注導河以降水是河內郡共縣北山所出之共水即淇水也故其注云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地理志大陸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如志之言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是鄭原不謂信都無絳水也特以信都絳水之去鉅鹿不合地說千里之數而知其非導河之降水且導河之降水从自傍爻音讀如爻下江反與信都之絳从糸傍音居巷反者絶異鄭既據道里之差又辯音讀之異區而別之精且確矣酈既合漳降爲一又以絳爲降是固鄭所嗤也近儒偏據酈注增衍支離顯違鄭義皆非也

厥土惟白壤（釋文曰壤若丈反）

馬曰壤天性和美也（釋文曰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

案曰馬云壤天性和美也者地官大司徒鄭注云壤和緩之貌說文卷十三下土部云壤柔土也柔亦和美意也

厥賦惟上上錯釋文曰錯倉各反

鄭曰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傅寅禹貢集解一卷○毛晃禹貢指南二卷○毛氏禹貢疏○周禮十一卷地官小司徒疏○玉海十七卷地理門○又一百七十六卷田制門○又一百七十九卷貢賦門馬曰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

釋文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

案曰鄭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云云又云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夏不書井稅夫無公田鄭乃以井計之蓋以九夫爲井差爲九等甚便假借言之觀下梁州注鄭以錯爲雜傳與之合馬注非也

厥田惟中中

鄭曰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爲之田田者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馬曰土地有高下釋文王曰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尚書全解七卷傅曰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疏曰鄭云著高下之等則謂地形高下爲九等也王云土地各有肥瘠則謂定肥瘠爲九等也如鄭義高處地瘠出物既少不

得爲上如鄚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爲上故孔云高下
肥瘠相參爲九等

案曰鄭云地當陰陽之中云云者說文土部云地之吐生萬
物者也釋名同大司徒注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吐也以
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彼辯土壤此辯土田義同也又云
田者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者鄭意以上中下之等是
據地形高下言之凡水害田之高者修防可緩下者宜急故
治水先從下起是著其高下欲爲水害設備焉與鄭同也鄭
馬知據地形高下者地形鹵北高東南下雍州在鹵北田上
上明高爲上揚在東南田下下明卑爲下荆在揚鹵高一等
梁在荆鹵又高一等三州當下三等水害沆州爲甚地卑也
田中下冀中中豫中上青上下徐上中禹導河經冀豫間至
大伾則折而北行由冀流間趨于海明青徐地高不可更東
沆尤下于冀豫順其就下之性導之北行耳是上中下據地
高下王及傳非也益鄭以高下言則不論肥瘠以肥瘠于賦
之多寡自可見也王肅務與鄭違故變言肥瘠則與賦之多
寡儳互不合矣然舍賦而專言田猶可自持其說不顛蹶也
惟僞孔兼高下肥瘠言則高者不必肥難言上上矣下者不
必瘠豈得爲下下乎疏反欲駁鄭王以申僞孔乃云如鄭義
高處地瘠不得爲上如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爲上
此數語正是駁僞孔使無處置喙者乃反以駁鄭王耶益鄭
以上爲高即不以上爲肥穎達若云高處地瘠不得爲肥不

足難鄭若欲言高處地瘠不得爲高則又難出諸口故漫云不得爲上其辭遁矣若王則不以高爲上專以肥爲上耳乃駁之云肥者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爲上然則反以瘠者爲上乎皆非也

恆衛既從〔釋文曰從才容反〕

〔鄭曰〕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衛水在靈壽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疏曰〕地理志云恆水出常山上曲陽縣東入滹沱

滱水衛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

〔案曰〕鄭云地理志恆水出恆山云者疏引地理志是班志文據彼文兩處皆繫以禹貢但彼言恆水出上曲陽卤北恆山北谷疏刪此句非是衛水出靈壽東北東入虖池疏刪下東字亦非續志云中山國上曲陽故屬常山恆山在西北劉昭注云有泉水泉水卽恆水其衛水出常山靈壽則與前志同也上曲陽今爲曲陽縣屬直隸定州其故城在縣卤靈壽縣今屬眞定府其故城在縣北

〔又案曰〕據漢志恆入滱衛入滹沱而四水截然不相假借鄭但云恆出恆山衛在靈壽其他無所肴及二水原流甚短大約不過在東卤數十里之間恆既入滱滱入易水衛入滹沱其下流滱水與之合皆在今文安縣合爲一以入河而入海滹沱水經亦此篇觀漢志及元和志可得其槩益不施功者雖大亦略施功者雖小必記禹貢例如此鄭注本義亦祇此惟因水經卷十一滱水篇云滱水東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恆水從卤來注之酈注云自下滱水兼納恆川之通稱卽禹

貢所謂恆衛既從也如其說則滱水皆恆水矣此北魏人議論非古義然酈亦祇就恆水言之耳近儒因此妄援爲例遂謂衛水亦即滹沱憑臆衍說牽引開文皆非也

大陸既作

酈曰大陸澤名在鉅鹿北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詩十九之四卷周頌殷疏○周禮十卷地官大司徒疏○史記夏本紀集解○杜佑通典一百七十八卷州郡篇○樂史太平寰宇記五十九卷河北道邢州）傳曰大陸之地已可耕作（疏曰釋地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爲是也春秋魏獻子畋于大陸焚焉還卒于甯杜氏春秋說云嫌鉅鹿絶遠以爲汲郡脩武縣吳澤也甯卽脩武也然此二澤相去甚遠所以得爲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同名焉澤形卑下得以廣平爲陸者雖卑下肴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

案曰鄭云大陸澤在鉅鹿者漢志鉅鹿郡鉅鹿縣下云禹貢大陸澤在北續志略同劉昭注引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注云廣阿澤也攷此郡所屬又有廣阿縣殆因此澤縣亘二縣境故名之而前志注又引應劭注云鹿林之大者臣瓚注云山足曰鹿愚謂二家特釋文義如此其實此是藪澤非山林也疏因澤是卑地而得名陸謂其肴帶廣平亦此意也鄭又引爾雅云云者疏引孫炎注云云廣河卽高誘所謂廣阿孫注郭璞卽襲之也然疏既引爾雅孫郭注已明又綴以魏獻子所田大陸見定元年傳此則與禹貢全不相涉述

之殊覺無謂若呂氏春秋九藪既言晉之大陸又言趙之鉅鹿決非一澤而兩見故劉昭專引趙之鉅鹿以當禹貢大陸最是蓋此所謂趙之鉅鹿正是鄭所云大陸澤在鉅鹿者亦即鄭所引爾雅釋地之晉有大陸者以鉅鹿在戰國實趙地非晉也若呂氏所云晉之大陸在太原鄔縣（今爲介休縣也）班固云九澤在縣北是爲昭餘祁并州藪鄺道元云呂氏春秋謂之大陸是也此與禹貢大陸鄭謂在鉅鹿北者亦全不相涉也

又案曰鄭解大陸惟一唐則多異說通典有二趙州昭慶縣隋爲大陸縣有大陸澤昭慶本漢廣阿縣隋曰大陸唐曰昭慶宋更名隆平在今眞定府趙州東南一百里深州陸澤縣有禹貢大陸澤陸澤本漢下博縣其故城分下博及饒陽鹿城地置陸澤縣在今深州南唐先天二年爲深州治今在眞定府東一百二百里是也元和志有四邢州鉅鹿縣大陸澤在縣北一百二十里趙州昭慶縣廣阿澤在縣東二十五里即大陸別名深州鹿城縣大陸澤在縣南十里鹿城本漢鄡縣今爲東鹿縣在保定府祁州南一百三十五里又陸澤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是也故程大昌謂以邢趙深三州之地爲大陸自杜李始竊謂通典昭慶有澤鉅鹿無之而元和志分著于二縣蓋一澤跨二縣也通典陸澤有澤鹿城無之而元和志亦分著于二縣亦一澤跨二縣也實則鉅鹿昭慶之澤即爾雅呂覽漢志之澤此禹貢大陸也而陸澤鹿城不與焉杜李云邢趙者得之幷深州言者失之唐人以漳水即洚水而以枯洚即禹迹故以南宮之故洚渠爲北過洚水以深州之大陸澤爲

至于大陸意謂如此則大陸在過降後與下文導河適合若鉅鹿縣之大陸則枯洚反在其北以此爲禹貢大陸則經當云北過大陸至于洚水矣此唐人不主鉅鹿而取陸澤之意也不知南宮枯洚乃漢時漳水徙流實非禹迹卽以爲禹迹此亦河別爲洚不可謂過矣鄭以導河之降水乃出河內共縣北山至黎陽入河是爲北過降水只因不用鄭此注强以南宮枯洚爲降水遂生先大陸後降水之嫌而欲將那趙大陸移至深州此杜李之謬也

島夷皮服 釋文曰島當老反○疏曰孔讀島爲島

鄭曰島夷東方之民賦食海物者也 尚書疏○史記夏本紀集解 馬曰島夷北夷國 釋文王曰島夷東北方國名也 尚書疏 傳曰海曲謂之島居島之民還服其皮明水害除

案曰鄭云云者鄭與馬王及史記漢書竝作島僞孔破讀仍不改字衞包始改之五帝本紀言禹功東至島夷是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釋文曰夾音協碣其列反韋昭其逝反

鄭曰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今驗九門無此山也禹由碣石山鹵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 尚書全解七卷○毛晃禹貢指南二卷○蔡沈書集傳二卷 王曰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于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棄涉之水名 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 傳曰碣石海畔山禹夾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

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于餘州不言貢篚亦差于餘州

疏曰地理志碣石山在北平驪城縣鹵南是碣石爲海畔山也鄭云云下文導河入海傳云入于渤海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之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河益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入河而逆上也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從碣石鹵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山鹵曰右鄭云云鄭以北行則東爲右南行鹵爲右故夾山兩傍山常居右與孔異也梁州傳云浮東渡河而還帝都白所治則入河逆上爲還都白所治也每州下皆言浮水達河記禹還都之道也王云云不言還都白帝鄭云云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此獨無以餘州所至可知馬鄭皆云使若廣大既局以州名何以見其廣大妄說也

案曰鄭引戰國策云云者疏先引班志碣石在驪成然後引鄭此注似鄭不實指山所在而但設虛辯者鄭注禹貢所引地志係後漢所修每與班不合而驪成縣後漢省不置則鄭注此碣石與班必異然鄭當日必先實指碣石所在然後引九門碣石而辯之云蓋別有碣石與此名同以見名同而實非一山淺不徒爲此虛辯也但作疏者不全引鄭注耳鄭所引今戰國策無此文則亡佚矣惟續漢志常山國九門縣劉昭補注曰碣石山戰國策云在縣界史記蘇秦傳秦隱所引同攷九門縣自鹵漢五代猶沿宋開寶六年始省入藁城縣今屬眞定府縣鹵北二十五里有九門城故縣也四面五百

餘里皆平地求一部婁以當所謂碣石亦不可得故鄭云今驗九門無此山也鄭戒子書云吾嘗游學往來幽幷沇豫之域然則九門無碣石鄭目驗知之也若驪成碣石在今直隸永平府撫寧昌黎二縣界詳見導山疏引北平刪右字則下雜晉制又改驪成爲驪城皆非也鄭又云禹由碣石南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東南行入河者鄭以每州末記水道是治水畢更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碣石乃冀州東北境禹行自然先從山南北行然後再從山東南行入河如此方得徧歷冀州境內觀地肥瘠也疏推鄭意謂北行東爲右是固然矣云南行鹵爲右則謂禹行又至碣石之東者益上文治水之功遠及島夷則知禹東北所至甚遠已直抵碣石之東從此南行碣石反在其鹵故云山常居右也王肅以此所記治水所涉殊覺無謂若傳云每州畢還都白帝禹急于治水過門不入啓生弗子何暇僕僕道長輒還都乎尤非也疏推鄭意頗確且作疏專爲扶孔廢鄭此條但云與孔異不能云孔是鄭非則鄭注不可易也冀州不說境界孔云以餘州所至見之是帝都反借餘州附見豈立文之體自不如鄭使廣大爲是疏駁之非也且疏于此引鄭者特牽于僞孔繹文當在冀州既載下又引鄭入穀不貢亦爲僞孔牽引在此文義濟河惟兗州釋文曰濟子禮反兗悅轉反○案曰濟當作沛二字音同義別漢志沛水出王屋至武德入河濟水出贊皇至慶陶入泜明列爲二出贊皇者不得爲四瀆之水自白虎通云濟出房子縣贊皇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似誤以爲四

濟吳氏亦云導水章冀州之濟不知禹貢所言皆沛也濟不見于經何云一水乎究當作沇說文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爲沛从水允聲以轉切此州本以水名兗字其文作兗不知所从荅水篆作㠯橫書之變成三形說文無此字

鄭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春秋莊十年公羊傳疏○史記夏本紀集解王曰東南據沛鹵北距河詩七之三卷曹譜疏傳曰東南據沛鹵北距河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沛河之間相去路近沇州之境跨沛而過東南越沛水鹵北至東河也

案曰鄭云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者沛自滎至菏此沇州之鹵南與豫分界處自菏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沇州之鹵北與冀分界處故鄭云云據沛傳同疏云跨之沛河之間相去路近沇州之境跨沛而過破古河自大伾以下向東北去其後南徙沛河之間始相去不遠疏乃以後世改流上擬禹迹非也然疏說荅本漢志沛陰郡治定陶縣唐爲濟陰縣今山陽郡所領縣有成武唐亦爲成武縣即今城武單父唐亦爲單父縣即今單縣東緡唐爲金鄉縣即今金鄉方輿音房預唐爲方輿縣即今魚臺皆在沛水之南二郡志竝屬沇州故以爲沇州之境跨沛而過不知漢武置十三州自立疆界不盡與古合安得以漢之沇州爲禹之沇州乎爾雅沛河間曰沇州注云自河東至沛周禮河東曰沇州而賈疏以爲侵禹貢青徐之地者荅以其山鎮曰岱山其澤藪曰大野知之殷之沇州自河東至沛與禹貢同其徐州自沛東至海

亦與禹貢同而周則言河不言沛益其境越沛而東得岱矣
岱南爲徐北爲青徐州曰大野既豬是知侵禹貢青徐之地
也沇界跨沛惟周制有然以言乎禹貢之沇州則非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河南衛輝府東南境直隸大名府及
眞定河間二府東南境山東東昌府及兗州曹州濟南青州
四府之西北境皆兗州域也
九河既道
鄭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衰其
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
潔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
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尚書疏○林之奇尚書全解
十卷○程大昌禹貢論上卷

○傅寅禹貢集解圖說○又一卷○蔡沈書集傳二卷○董
鼎書集傳輯錄纂注二卷○毛詩
十九之四卷周頌殷魯通二卷○毛詩
疏七卷○鄭樵通志地里略第一○章如愚羣書攷索二卷
○玉海二十一卷河渠門○漢制攷四
卷○小學紺珠二卷○困學紀聞二卷傳曰河水分爲九道
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疏曰河自大陸北數爲九大陸在冀
州嫌九河亦在冀故云在此州界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
北入海冀州東境至河河東爲九道知在沇州界平原以北
也釋水載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
津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漢溝洫志成
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名有徒駭胡蘇鬲津
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



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益徒駭是河之本道東

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高津在高縣餘不復知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次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高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鄭云云春秋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闕八流以自廣鄭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八枝幷使歸于徒駭也

案曰鄭云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分爲九以衰其勢者史記河渠書云禹道河至大邳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厮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播爲九河厮漢志作釐孟康云釐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也彼二渠雖指一出貝邱一深川要下九河亦蒙上厮分之文且此色文意正是說河從高而下之事也不可不分與鄭合也易繫辭上傳神武不殺馬融王肅殺皆所戒反虞翻作不衰故云分爲九以衰其勢衰卽殺鄭又云九河之名云云者疏引寶乾圖文尚書中候同據此則禹穿九河歷之云云者疏引釋水文是也又云齊桓公塞商周至齊桓千數百年猶存齊桓始塞之桓卒于襄王九年戊寅至定王五年己未甫四十二年而溝洫志王橫引周譜云是年河徙則知下流壅塞上流乃決實爲齊桓所塞故也鄭又云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高津往往有其遺處爲者漢志弓高縣屬河間國高縣屬平原郡班固自注云平當以爲高津續志略同疏雖不能全引鄭注所載郭璞許商說而

申之者却與鄭合也疏云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高津在高縣漢志勃海郡成平縣自注云虖池河民曰徒駭河東光縣自注云有胡蘇亭續志成平改屬河間國東光仍舊劉昭注亦云有胡蘇高已見上然則疏本二漢志與鄭合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有成平故城東光縣東有東光故城阜城縣鹵南有弓高故城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高縣故城皆漢縣也

〔又案曰〕漢李尋解光云議者常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韓牧云可于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爲九但爲四五宜有益觀此漢時九河猶有可攷至許商以將作大匠出治河隄其言三河雖有可據其後斷道元于水經第五卷河水注云自高盤東光河間樂成以東城地竝存川瀆多亡第十卷漳水注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絶遺迹故稱往往時存唐以下諸家紛紛訪求各自立說如謂鉤盤在景城郡界馬頰覆釜在平原郡界者杜佑通典也謂河北道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平昌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陽信縣鉤盤河經縣北四十里者李吉甫元和志也又云高津河一在安德縣二十里胡蘇河在滄州饒安縣西五十里已具許商說南七十里一在將陵縣南守節史記正義也謂河北道冀州脩縣馬頰河經邑界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五十里德平縣馬頰河在縣南十里棣州滴河縣馬頰河在縣北二十里陽信縣鉤盤河在縣北四十里滄州樂陵縣馬頰河在縣東六十里鉤盤河在縣東

南五十里者樂史太平寰宇記也皆不如許商所言約略在三百里間者爲可信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釋文曰灉徐音邕王於用反○案曰史記漢書及鄭周禮注引此竝作雍此與蒙縣灉水本不相涉晉人始改作灉遂生謬解皆非也

鄭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云雷澤在沛陰成陽縣東北六十里有成陽故城雷夏又在時瀾增修東萊先生書說圖說○史記夏本紀集解○于欽齊乘一卷　傳曰雷夏澤名灉

沮二水會同此澤疏曰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東北

案曰鄭云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又引地理志云云者疏引漢志云云志本系以禹貢疏不當刪此二字續志同

今山東曹州府荷澤縣東北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雷澤在濟陰成陽縣南十五里郎道元水經注云瓠子河故瀆自句陽縣東南流逕成陽故城北又東逕雷澤北澤在大成陽故城東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郎舜所漁也又云雷澤東南十里許有歷山山北有小阜澤之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連屬濱帶瓠河其北郎廩邱縣今范縣東南有廩邱故城瓠河與濮水俱東流經所謂過廩邱爲濮水者也然則雷澤在瓠河之南成陽故城之東北陶墟之東南歷山之東北也雍沮二水漢志不載晉人改雍爲灉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東北平地去縣十四里又曰雷夏澤在縣北郭外灉沮二水會同此澤通典雷澤縣本漢成陽縣故北齊廢成陽隋以其地置雷澤縣至金又廢元和志與鄭合也其雷澤下流未知何往

大抵不南注沛則北注濮濮亦終歸于沛也周禮沇州其浸盧維鄭彼注云當作雷雍引此雷夏既澤爲證彼疏云雷雍之爲盧維以字類而誤二水合以注澤則雍也通

盧水在濟陽

濟陽盧水古不著名周時徐幷于青沇亦不得越青而東有雍通典非也雍沮五代後河流經此蕩滅無存

又案曰爾雅釋水云水自河出爲灉許慎云河灉水在宋又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臣鉉曰今作汴非是汴起周衰至蒙爲灉禹河所無爾雅作非一時或云周公或云子夏此條係周末人筆乃據汴之入泗者而言禹河則由大陸未有鴻溝與淮泗絕不相通去此甚遠安得有別出之灉郭璞注釋水乃謬引書灉沮會同當之不知雍沮乃沛之別流平地涌出與河何涉蒙縣灉水出于豫入于徐與沇州何涉卽水經注所云濮陽縣北十里卽瓠河口禹貢灉沮會同爾雅水自河出爲灉云云其意以瓠子爲雍此則在沇州域但禹河亦不經濮陽以瓠子爲禹貢之雍亦非也

桑土既蠶

鄭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彼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于此水之上十卷郵衛諸疏

案曰鄭云今濮水上地有桑間者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鄭彼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詩二

雷澤間在濮陽南是也

是降丘宅土

鄭曰此州寡于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于是下丘居土以其免于厄尤喜故記之尚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傳曰地高曰丘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就桑蠶

案曰鄭云此州夾川兩大流者謂河沛也又以降爲下者釋詁降下同訓落降亦下也應劭風俗通義卷十山澤篇引此經而釋之與鄭同惟宅作度云營度爽塏之場邑落之爲小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釋文曰墳扶粉反後同韋昭音部云繇艸盛皃从艸繇聲夏書曰厥艸惟繇余招切今作繇勃儵反○案曰說文一卷下艸繇備包改

馬曰墳有膏肥也繇抽也釋文○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傳曰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

案曰馬云墳有膏肥者晉語地墳章昭曰墳起也有膏肥則墳起也又以繇爲抽者益以音近得義說文訓盛故傳云茂艸抽則茂盛義亦通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釋文曰載馬鄭本作季○案曰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季僞古文尚書之不失故大禹謨云朕宅帝位三祀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泰誓云惟十有三季豈知古人臨文正不拘堯典三載汝陟帝位鄭作三季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孟子作三季劉歆引伊訓云維太甲元季論語引書高宗諒陰三季不言多方前云五季後云五[redacted]通稱此載字當從馬鄭作季

鄭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季乃有賦與八州同言

功難也其賦下下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禹治水三季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鯀既九季又加三季爲十二季惟沇州未得盡平至明季乃畢尚書疏○又舜典疏約馬義○林之奇尚書全解七卷○羅苹路史後紀注十三卷○玉海十七卷地理門傳曰貞正也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治水十二季乃有賦法與他州同疏曰周易彖象以貞爲正諸州賦無下下貞卽下下爲第九此州治水最後畢爲第九賦亦第九故變文爲貞見此意作謂治水十三季乃有賦法比他州最後也鯀治水九載不成然後堯命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此十三載幷鯀九載數之馬融云云是十二季而八州平十三季而沇州平也

案曰鄭云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季乃有賦與八州同者鄭意以此十三季爲降正宅土以後之十二季也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鴻水十三季過家不入門漢書溝洫志同據文似與此經合鄭不援彼義者禹之十三季徧治九州不得專于一州此貞作自是謂使民自治其田非如史漢所引夏書言禹抑鴻水之十三季故鄭不就彼說也葢沇州被水害最深故成賦最後疑他州亦未必水去卽徵賦亦必遲待成熟然後徵之少或一二季多至數季但沇州最在後于此見之他州從可知此鄭意也馬及僞孔以爲治水之十三季已非焉又幷鯀九季數尤非僞孔以州第九賦與相當亦非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鄭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功故以貢篚別之允征云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尚書疏○又堯典疏○王天與尚書纂傳四卷經籍門○玉海三十七卷藝文門○又九十一卷器用門○又一百七十九卷貢賦門）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篚而貢焉（疏曰）鄭元云云歷檢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入于女功如鄭言矣

（案曰）鄭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者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有嬪貢器貢幣貢鄭彼注以嬪貢爲絲枲器貢爲丹漆等幣貢爲皮帛等彼疏以爲織貝揚州貢的此州亦有絲漆則正是此州貢帛則彼疏以爲織貝揚州貢的此州亦有織文又太府掌九貢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于受藏之府須其賄于受用之府彼疏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又內府掌受九貢之貨賄以待邦用是也鄭又云其實于篚者云云者疏說是也鄭又引允征云云者鄭所傳古文于伏生二十八篇外增多二十四篇內有允征篇見尚書卷首疏彼疏欲扶孔斥鄭反目爲僞書實則是孔安國所得之眞古文故鄭引其文爲證也此本夏書正可證夏事所云周王殆似釋文周易義取周普之比孟子篚厥元黃絡我周王文相似而實不同僞孔乃入之武成非也詩七月云載元載黃月令朱綠之元黃之故云元黃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釋文曰漯天荅反篇韻他合反○案曰）張參五經文字云漯水字木作濕經典相承作濕而以濕爲燥溼之溼按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他合切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

而有土故溼也溼省聲失入切今流俗沿誤二字相混而皆失之漢千乘郡有濕沃縣濕水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訛爲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繆惟水經注作濕沃當從之

〔鄭曰〕地理志云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順流曰浮沛濕雨水名因水入水曰達〔疏曰〕地理志云濕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沛則下文具矣是沛濕爲二水名也浮于沛濕達于河從濕入沛自沛入河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濕水出東郡東武陽者鄭以沛水就下導水解之故專解濕水前志東郡東武陽下云禹治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續志則但云東郡東武陽濕水出鄭與續志同也攷千乘縣本屬千乘郡據應劭劉昭注和帝永元七年改郡爲樂安國疏引志乃前志文而增樂安字則又是東漢制又刪去禹治字東北字皆非也禹貢山水見前志者或言古文則是孔安國所得孔壁眞古文說或言禹貢或言禹則是周漢相承舊訓即不言古文亦不言禹貢但稱某縣有某山某縣某水出要亦目驗而知的確可信鄭所引問有異者特因鄭據當代書郡縣時有更改耳實亦同也至續漢志則多與鄭合尤爲可據故今日說禹貢鄭注外以兩漢志爲正此條濕水鄭與兩志炊合確不可易者也東武陽今曹州府朝城縣應劭曰在武水之陽酈道元謂武水卽濕水其故城在今縣卤至漢志言濕水所經除東武陽尙有四縣一平原郡高唐桑欽言濕水所出二濕陰應劭曰

濼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三千乘郡千乘四濼沃所謂過郡三者謂東郡平原千乘也鄭專舉東武陽者高唐之水當爲濼水別支此州在沛河之間州末言禹巡行所屆東南浮沛鹵北達河則濼是首受河者故不及別源餘三處皆濼經行之地非其本派故亦不數也水經注無濼水惟第五卷下半卷敘畢河事更說河之支流故其文云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寰宇記觀城縣東南六十里有委粟城與津相近　上承河水于武陽縣也濼水出焉河北卽東武陽縣東南鹵北逕武陽新城東引水北注又東北逕陽平縣之岡城鹵陽平故城今爲莘縣治岡城在縣西南七里　道城鹵北今莘縣鹵十三里有莘亭故城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本漢清縣後漢更名故城在今堂邑縣東南三十里　又北逕聊城縣故城鹵城在今縣鹵十五里　又東北

逕清河縣故城北城在今清平縣南清平本漢貝邱縣其鹵南自貝邱故城　又東北逕鄃城東南城亦在清平縣南　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城在今縣鹵北三十里　右與黃溝合溝承聊城部水自城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又東逕文鄉城又東北出高唐注濼水桑欽地理志曰濼水出高唐案竹書穆天子傳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濼水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濼水之上尋其沿歷不得近出高唐桑氏所言益津流出次于所間也俗以是水上承于河亦謂之源河矣源河乃濼之再出者河毓與濼合復分爲二濼由濼陰故城北河由平原故城東益自高唐以鹵至武陽河在南而濼在北自高唐以東至海則濼在南而河在北矣今禹城縣南有源陽故城唐縣在源河之北故名濼水又東北逕援縣故城鹵援縣故城在今禹城縣鹵南漢志作瑗　又逕高唐縣故城東高唐故城在今禹城縣鹵四十里　又東北逕濼陰縣故

城北今臨邑縣鹵有瀑陰故城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城在今濟陽縣鹵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在今章邱縣鹵北又東北逕東朝陽故城南城亦在章邱鹵北又東逕漢徵君伏生墓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城在今縣界接今青城縣界北與齊東又東北逕東鄒故縣有東鄒故縣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城在今高苑縣鹵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伏琛云千乘城在濟城鹵北一百五十里隔會水即瀑水別名元和志千乘故城在淄州高苑縣北二十五里又東北爲馬常坑亦在縣界千乘坑東鹵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第五卷末注云河水自千乘北城北又東分爲二水枝津東逕甲下城南東南歷馬常坑注涛又第八卷涛水注云涛水自甲下邑南東歷琅槐故城北又東北河水枝津注之蓋即瀑之所亂者以今輿地言之朝城屬山東莘縣堂邑聊城清平博平皆屬東昌府禹城臨邑濟陽章邱鄒平濟南府屬濟東青城屬武定府高苑屬青州府諸州縣界中皆古瀑水所經

也

又案曰河渠書云禹導河至大陸于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數爲敗迺厮二渠以引其河溝洫志同厮作釃孟康云釃分也二渠其一出貝邱今山東清平縣在禹津南北處貝邱南折而稱北瀆者對瀑在南稱北其一則瀑川也河自王莽時遂空惟用瀑耳酈道元亦云二渠引河一則瀑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河空故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也見水經第五卷然攷之王莽時河之北瀆已空固已若武陽以下河瀑仍自別行應劭謂河盛則通津委海水耗則微涓絕流謂瀑自高唐以東以河之消長爲盈涸非謂河奪瀑以入海也故道元又云河于涛瀑之北別流注海今所輸流者惟瀑水耳見水

經第八卷然則瀙入海處後魏時雖已輟流故道尚存未嘗爲河所占況漢世乎孟康言未可泥要之孟康言河徙惟用瀙雖似小誤其以禹釐二渠一爲瀙川則與地理志及鄭注合此周漢古義不可改也自宋時河決濬滑東之商胡朝城流絕舊迹不可復見惟指唐宋以後所行之大清河爲故瀙小清河爲故沛今日求禹迹誠有難者自應以鄭注漢志爲正攷水經注第五卷自河水東逕成皐大伾山下敘至河水又東淇水入焉又東逕遮害亭宿胥口（俱在今濬縣東南）滑臺城（在今滑縣東南）東北過黎陽縣南（黎陽故城在今濬縣東北）也固禹河也此下逕涼城縣（在今滑縣東北伍子胥廟在今清豐縣西境）以至長壽津（在今滑縣東北六十餘里）則云涼城到長壽河之故瀆出焉卽引溝洫志二渠一爲瀙川一爲北瀆王莽時塞云云然則瀙道元亦以長壽津之鹵爲禹河不以爲瀙永也自此以下所敘直至至于大陸播爲九河皆是禹河然則長壽以鹵皆是河水非瀙瀙水水經第五卷又敘河水又東北過衞國縣南又東北過濮陽縣北注則歷言鐵邱（在開州南）濮陽縣（故城在開州東南二十里）衞國縣（故畔觀故城在今觀城縣）鄄城縣（今濮州東二十里有鄄城縣故城唐濮州治范縣之秦亭鹵范縣故城在今范縣東南二十里）及委粟津（已見上文）其下繼以左會浮水故瀆又敘浮水故瀆至東武陽縣入河此段亦皆是河不以爲瀙也直至東武陽縣浮水故瀆入河之下方接云又有瀙水出焉而班鄭等皆以此瀙水受河爲禹所治菑河經流自是王莽河（此姑據史記鄭則云瀙是河支流委粟以下自是屯氏河詳導河）

是禹所疏瀹故漢經師說如此河形多曲大伾降水之下折而南再折而北以至大陸無不可者故班鄭皆以濕受河于武陽在委粟以下其委粟以上則是河非濕也俗儒妄疑河未徙前濕受河必在武陽以北然則班鄭幷孟康皆誤耶非也

又案曰鄭注以爲禹巡行州境則沛濕不必相通浮沛濕亦不必入河自僞孔朮入都白帝之說于是沛濕河三水必求其相通之便道異說紛紛矣唐高宗問許敬宗曰書稱浮于沛濕今沛濕斷不相屬何故對曰流沛自溫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入之故書又言浮汶達沛不言合濕者濕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也流沛自溫入河新唐書作今自濕至溫而入河誤敬宗之言乃據唐時形勢以言沛濕不能相通二水古或本通故經幷言浮于沛濕但紀載茫昧何由推得疏乃云從濕入沛自沛入河眞不可解禹時沛濕未爲河所隔斷枝津相通處或當有之亦必由沛入濕由濕入河安有反從濕入沛者疏非也

海岱惟青州

鄭曰今青州界東自海鹵至岱東嶽曰岱山詩五之一卷齊風譜疏○莊十年公羊傳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東北據海鹵南距岱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公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爲十二

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也

案曰鄭云青州界東自海鹵至岱者鄭解九州之界或言東鹵或言南北皆隨便約略言之葢數千載前何能鑿指但望文申義此正鄭之善說經也于此言東自海者前志齊地皆屬青州齊風釋文云齊地在禹貢青州僖四年傳管仲曰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棄二十九季傳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是青境東自海也云鹵至岱者爾雅九州無青州而曰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疏云營州卽青州地彼從鹵數至東故云自岱東至海此從東數至鹵故云自海鹵至岱也鄭又云東嶽泰山者釋山云泰山爲東嶽松高詩疏引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一曰岱岱始也是也傳于海兼言北者左傳楚又謂齊君處北海是也于岱兼言南者公羊傳曰越在岱陰齊蘇秦說齊王曰南有泰山是也傳云據海疏于凡據字皆釋爲跨以此爲例太拘而以青州之境爲跨海則是但攷三國志云公孫度爲遼東太守越海收東萊諸縣置營州刺史自立爲遼東侯平州牧無青州刺史之號所收諸縣非諸郡此段疏亦多誤惟青州越海有遼東一句爲確但舜青州分越海東北地遼東置營州漢末遼東卽收越海鹵南地東萊置營州亦足見兩州實一州也

又案曰爾雅九州以青爲營者孫炎以爲殷制至周禮正東曰青州則其疆域與禹貢大異鄭注云青州則徐州地也益以其山鎭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知之經曰海岱及淮

惟徐州又曰淮沂其又又曰浮于淮泗是知以徐爲青也疏云周青州于禹貢侵豫州地益以其澤藪曰望諸知之望諸則孟豬經于豫州曰導菏澤被孟豬是知侵豫之地也疏又云周幽州南侵徐州地益以其澤藪曰貗養知之地理志琅琊郡屬徐州是知幽侵徐案長廣郡長廣縣鹵有奚養澤琅琊郡故城在今登州府萊陽縣東漢屬徐州實禹貢青州域幽乃侵青非徐也又幽州其川河沛其浸蓄時亦皆侵青地也益今青登萊三府地在青域舊周皆割入幽其鹵又爲沇所侵乃以徐爲青地而又割豫之東南境以益之然徐之岱山大野皆入沇是青亦不全得徐也鄭言其大略耳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山東登州萊州青州等府及濟南泰安二府之北境東北跨海爲今奉天錦州等府及朝鮮國皆青州域也

嵎夷既略

馬曰用功少曰略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嵎夷地名疏曰嵎夷即堯典宅嵎夷是也

案曰馬云用功少曰略者孟子此其大略又其詳不可得聞間其略是少爲略說文卷十三下田部云略經略土地也嵎夷詳堯典

濰淄其道

釋文曰濰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案曰漢書地理志引作惟惟淄師古曰惟字今作濰淄字或作淄古今通用也地理志琅琊郡朱虛下箕下又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又作淮王子侯表城陽頃王子東淮侯類封北海北海郡別無淮水亦濰之異文于惟水胡三省注惟當作濰是濰維惟淮一也說文有淄字淄

宇無淄宇周禮夏官職方氏云
幽州其浸菑時以菑爲淄是也

鄭曰濰淄雨水名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淄水出泰
山萊蕪縣原山詩齊風譜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濰淄二水復故道疏
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
縣入海

案曰鄭引地理志濰水云云者班志云琅邪郡箕禹貢維水
北至昌都云云兗州寖不言山說文卷十一上水部云濰水
出琅邪箕屋山東入海徐州浸夏書曰濰淄其道从水維聲
以追切鄭與說文合也疏引去禹貢字非是都昌北海郡縣
此疏與酈道元同今刻漢志與北海縣俱作昌都誤倒也續

志琅邪國無箕縣併改也酈道元云濰水導源濰山許慎曰
恍云出屋山淮南子曰出覆舟山廣異名也箕縣故城在今
山東沂州府莒州東山在州西北九十里鄭又引淄水云云
者疏引班志博昌入海海當作沛傳寫誤也下又云幽州寖
疏去之續志與班略同但云潘水出亦傳寫誤也原山淮南
子作飴山齊乘作岳陽山萊蕪故城在今青州府益都縣西
南近分置博山縣山在縣東南二十五里

又案曰水經云濰水出琅邪箕縣酈注東北逕箕縣故城西
縣故城在今諸城縣西南東北過東武城縣西東武故城漢琅邪郡治今爲諸城縣治又北
過平昌縣東平昌故城在今安邱縣南又北過高密縣西高密故城在今縣西南又
北過淳于縣東酈注云濰水又北左會汶水北逕平城亭西
北逕密鄉亭西應劭曰淳于縣東北六

十里有平城亭又四十里有密鄉亭故縣也濰水又東北逕下密縣故城南案今安邱縣東北有淳于故城濰水在縣東五十里汶水東汶也出朱虛縣南密鄉故城在縣東南下密故城亦在今昌邑東南與濰縣接界雒縣本唐北海縣又東北過都昌縣東又東北入于海晉省都昌入掖縣元和志萊州掖縣海在縣北五十二里宋建隆三年以都昌地置昌邑縣襄十入年傳晉師東侵及濰杜注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東莞即今沂水縣沭水所出非濰水杜說

蕪縣原山鄭注云萊蕪山名而卤北流逕其縣故城南又卤北轉逕城卤又北出岑山謂之萊蕪口東北流案今萊蕪本漢嬴縣唐貞觀元年省入博城長安四年復以其地置萊蕪縣在泰安縣東百二十里宋建隆三年以都昌地置昌邑縣襄十入年傳晉師東侵及濰杜注濰水在東莞東北至北海都昌縣入海東莞即今沂水縣沭水所出非濰水杜說

東北過臨淄縣東注云淄水自縣南山下東北流逕萊蕪谷詁

案曰鄭云斥謂地鹹鹵者說文卷十二上鹵部云鹵方鹹地也从卤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斥鹵方謂之鹵青州東方故言斥而鄭以鹵解之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彼部又有鹹字注云北方味也故鄭連言鹹鹵也

瀕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釋文曰鹽餘占反絺敕其反

鄭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

案曰鄭以錯爲雜者采芑詩疏云錯者雜也祭義不併不錯注錯雜行也攷工記絟而昔先鄭注昔讀爲交錯之錯是有雜義也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釋文曰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枲思似反鉛寅專反字从谷以遷反

傳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

疏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故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枲麻也鉛錫也

萊夷作牧釋文曰牧徐音目一音茂

傳曰萊夷地名可以放牧

案曰襄六季齊侯滅萊定十季萊人以兵劫魯侯孔巳曰裔夷之俘亂之杜注萊人齊所滅萊夷彼疏云萊東萊黃縣是也傳但云地名疎矣

厥篚檿絲釋文曰檿烏簟反

傳曰糜桑蠶絲中琴瑟弦疏曰釋木云糜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糜絲是蠶食糜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釋文曰汶音問

鄭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鹵南入沛史記夏本紀集解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前志泰山郡萊蕪縣下既云原山

留水出云云又禹貢汶水出鹵南入沛汶水桑欽

所言是汶與淄同出一山而異流也班氏于淄水不冠禹貢

不指誰說蓋目驗而知汶水則冠以禹貢系以桑欽其分析

慎重如此鄭與桑俱傳古文尚書故采其說比上文淄水

條獨詳也續志萊蕪縣劉昭注引杜預曰汶水出杜劉與桑

鄭合也水經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鹵南過其縣南鄭注

云萊蕪縣在齊城鹵南原山又在縣鹵南六十許里地理志汶水與淄水俱出原山鹵南入沛故不得過其縣南也汶水又西南逕嬴縣故城南春秋桓公三年公會齊侯于嬴也案鹵南入沛者惟謂汶水耳淄水則東北入沛也汶水既出縣鹵南之山又鹵南流故言不得過縣南也經當言鹵南過嬴縣南其字蓋嬴字之誤耳嬴縣故城在今萊蕪縣鹵北又東南過奉高縣北今泰安縣東訛從縣鹵南流注云汶出泰山萊高廢縣故城而鹵南流注于汶汶水又鹵南流注奉高縣故城南逕奉高廢縣訛從縣鹵南流注云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鹵南入沛故不得過其縣南也汶水又鹵南流注于汶汶水又南合北汶水出分水嶺世謂石汶汶水又鹵南流注徂徠山鹵案今萊蕪縣東有牟縣故城牟汶水在縣南門外鹵流至泰安縣東入汶又有沛水在今泰安縣南原出泰山分水嶺泰安志謂之堑汶蓋即北汶也又有嬴汶一名小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原出宮山之陰流逕博安縣東南七十里原出宮山之陰流逕博徂徠山南鹵合于牟汶宮山即新甫山也在新泰縣鹵北注云汶水南逕博縣鹵北過博縣北又鹵南流逕龍鄉故城南又鹵南逕亭亭山東又鹵南逕魯國汶陽縣北又鹵南逕汶陽縣故城東又鹵南

東北又鹵南過蛇邱縣南今肥鄉縣南有蛇邱故城又鹵南過岡縣北縣本鄗縣境邑在今寧晉縣南注云地理志曰東平國故梁也景帝中和六年別爲沛康國武帝元鼎元年爲太河郡宣帝甘露二年爲東平國章縣案此注則經文平上當有東字也注又云汶水又鹵南逕桃鄉縣故城鹵王莽之部亭也世以此爲鄚城非案今汶上縣東北四十里有桃城在汶水之南東平州東七十里有鄚城在汶水之北故道元以世謂桃鄉爲鄚城者非也　又鹵南過無鹽縣南無鹽故城在今東平州東

又鹵南過壽張縣北壽張本故城在今東平州鹵南又鹵南至安民亭入于沛注云汶水至桃鄉四分謂之四汶口其左二水雙流鹵南至無鹽縣之鄆鄉城南又鹵南逕東平陸縣故城北又鹵合爲一水鹵南入茂都澱次一汶鹵逕鄆亭北又鹵至壽張故城東遂爲澤渚其右一汶鹵流逕無鹽縣之故城南又鹵南逕壽張故城北又鹵南長直溝水注之又鹵流入浦案今東平州東南十里安山鎮據水經敘汶水所出與其歸宿皆與漢志合即故安民亭

其至安民入沛之處即禹貢浮汶達沛之道也若鄭注所言

牟汶石汶柴汶等皆汶水支流與禹貢無涉至其言至桃鄉分爲四派（鄭今戴鄆壩）二水合入茂都澱（鄭今南旺湖）一水遂爲澤渚一水鹵南入浦則并非漢魏時水道與禹貢尤無涉（元引汶會通河明永樂中又築戴村壩過汶盡出南旺資運安山入沛故汶道久廢）

海岱及淮惟徐州

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莊十年公羊傳疏）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

案曰鄭云徐州界又南至淮水者蒙上海岱青州之文故言又也鄭于青州既言東自海鹵至岱則于徐州亦必以海岱分東鹵傳云北至岱于義亦通但徐之鹵境至大野東原而止大約在今東平州及汶上鉅野等縣境與沇分界此處僅

越過岱稍鹵則徐之鹵境正可言至岱鄭義不可易也

〔又案曰〕爾雅沛東曰徐州郭注自沛東至海似爲禹貢徐州
舊域然堯時揚州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曰揚州又不
置青州益商割淮南江北地屬青揚者以益徐視堯時之徐
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域益以徐爲
青地大半入幽而徐之鹵則又入于沇也

〔又案曰〕以今輿地約之江南徐州府泗州海州及鳳陽淮安
二府北境山東兗州沂州二府濟寧州泰安府南境曹州府
東南境皆徐州域也

淮沂其乂釋文曰沂魚依反

〔鄭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太山蓋縣周禮夏官職方氏疏〇史記夏本紀集解〔傅曰〕二水已治疏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

〔案曰〕鄭云云者鄭以淮水就下導水解之故從略引地志沂水出今泰山蓋縣者疏引班志云云續志則但云泰山蓋沂氏所載青州山水皆禹貢徐州地周以禹徐州爲青州故也職方其山鎮曰沂山其浸沂沭鄭彼注云沂山沂水所出也在蓋此經注據伏無忌等書但不言山其實則與彼注同也班志臨樂山疑山本名沂山則以水名山其實是一山但彼志于臨樂山下先言洙水出卞北至蓋入泗水然後云又沂水南至下邳云云當亦如萊蕪原山留汶同出一山之比水

經則別出艾山又分列沂水出蓋縣艾山洙水出蓋縣臨樂山而酈氏于艾山下仍云鄭云沂山且云亦或云臨樂山酈以異名實一山水經疑非也今沂山在沂水縣北一百十里接臨朐縣界隋唐後祀爲東鎮寰宇記云東泰山今此山無沂源臨樂山卽艾山一名雕崖山在縣鹵北一百七十里蒙陰縣東北一百三十里今沂水出此山二山相去五十里非一山元于欽疑沂山水源古流今竭而移于雕崖常熟黃儀則云古蓋以雕崖山爲沂山康成所云正指此隋唐始移沂山之名于東泰山因山名移易而有異非康成與漢志異黃氏此言是也

又案曰水經云沂水出泰山蓋縣艾山注云鄭元云出沂山或云臨樂山水有二

原南原所導謂之魚窟泉俱東南流合成一川右會洛預水又東南左會桑預水又東南合蟑螂水又東逕蓋縣故城南又東逕浴求山浴求山卽鹵小沂水注之又東南逕故城東而南合時密水又南與蒙山水合案漢志蓋縣故城在今沂州府沂水縣鹵北東莞故城卽今沂水縣治東安南過琅琊臨沂縣東又南過開陽縣東注云沂水南逕中邱城鹵又南逕臨沂縣故城開陽都故城並在沂水縣之又南逕開陽縣故城東案治水誤作洛水據漢志改正臨沂故城並在今蘭山縣北

又東過襄賁縣東屬從縣鹵南流又屈南過郯縣鹵又南過良成縣鹵又南過下邳縣鹵南入于泗注云沂水于下邳縣北鹵流分爲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謂之小沂水案今蘭山縣鹵南亦注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郯縣故城邳州北有良成故城故城邳州東三十里有下邳故城

沂河舊在州鹵一里

水自郯城入運河

蒙羽其藝釋文曰藝魚世反

鄭曰蒙羽二山名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二山已可種藝疏曰地理志蒙山在泰山蒙陰縣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

案曰鄭云蒙羽二山名者疏引志云云續志泰山郡無蒙陰疑是縣省併也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則與前志同也蒙陰故城在今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宋省蒙陰後魏以其地改置新泰縣故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也羽山已詳堯典

大野既豬釋文曰豬張魚反劉東湖反○案曰豬假借字故孟子又作諸俗加水旁論說文在新附史記作都後同

鄭曰大野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史記夏本紀集解馬曰水所停止深者曰豬釋文傳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疏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檀弓污其宮而豬焉又澤名孟豬

停水處故云水所停曰豬

案曰鄭云云者疏引前志續志同職方氏沇州其澤藪曰大野鄭彼注同在沇州者周無徐州夏徐州鹵北境皆入沇州也漢志于疏所引之下更云沇州藪是也左傳哀十四季鹵狩于大野杜預注在鉅野縣東北元和志大野澤在鉅野縣東五里案鄭注漢志皆云在縣北而杜預云東北元和云在東今故城在縣西而何承天云鉅野廣大舊縣故城皆在澤中是縣治自晉宋前早移向東也馬云云者疏說是也

又案曰何承天曰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清濟見水經注古人言南可兼鹵魯國卞縣禹貢泗水出陪尾山鹵南至方與與菏合古大野澤在今鉅野縣北五里正在卞縣之鹵鄙注菏水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鹵六十里俗謂之黃水口黃水鹵北通鉅野澤故曰南通洙泗南即東

也沛之所鍾是澤爲大禹治之使水得所停也是澤自漢元光及五代晉開運宋咸平天禧熙寧金明昌元至正河皆決入及河益南徙澤爲溢決所不及又是澤本汶沛所鍾明永樂九年開會通河遏汶沛入運澤乾涸無存

東原底平

〔鄭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卽東原〔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疏曰〕東原卽今之東平郡

〔案曰〕鄭云云者史記索隱引張華博物志曰沇州東平郡卽尚書東原華說與鄭合也傳不能實指疏取鄭而不著鄭名皆非也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沛東故也漢東平郡本侯國景帝亦名沛東國故城在今東平州東州及泰

安縣南境皆古東原地在岱之南沛之東汶之北左傳僖元季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水經蛇水出岡縣東北太山西南流逕汶陽之田齊所侵也元和志汶陽故城在龔邱縣東北五十四里其城側土田沃饒故爲魯汶陽之田龔邱今寧陽也縣本魯蘭邑杜氏春秋釋地曰闢在岡縣北者也讙邑亦在縣界卽定十季齊人所歸之讙田也

厥土赤埴墳〔釋文曰埴市力反鄭作戠徐云鄭王皆讀曰戠戠韋昭音試〕〔疏曰戠埴音義同〕

〔鄭曰戠讀曰熾熾赤也〕〔釋文〕文選卷四左思蜀都賦李善注〔傅曰土黏曰埴〕〔疏曰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摶埴之工是埴爲黏土

〔案曰鄭云戠讀曰熾熾赤也者易豫九四朋盍簪簪虞翻作戠玉篇戠音之力切宋丁度集韻亦云埴或作戠是古有戠

字晉成公綏傳天地賦云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埴卽戠字後人加土也說文卷十上火部云熾盛也从火戠聲火盛色赤據蜀都賦丹砂赩熾劉淵林注引此經而善注又引鄭此注是鄭意以戠卽赤也攷工搏埴鄭彼注云黏土此經俗儒作埴訓土黏鄭不從者鄭必目驗徐州土不皆黏也虞翻訓戠爲聚會聚會有黏義劉熙釋名卷一釋地云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膩也黏脃如脂之膩也疑埴亦可與戠通傳云黏上亦得備一義也

草木漸包（釋文曰漸如字本又作蔪字林才冉反包必茅反字或作苞非）

馬曰包相包裹也（釋文傳曰漸進長包叢生疏曰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鄙

朴曰今人呼叢緻者爲稹）

案曰馬云包相包裹也者說文一下艸部蔪艸相蔪苞也从艸朮聲書曰艸木蔪苞此孔氏古文當從之釋文反以作苞爲非唐人不識字也云相蔪苞與馬義同馬必亦作蔪苞釋文引作包就僞本也大雅生民詩實方實苞傳云苞本也箋云苞茂也行葦詩方苞方體箋同釋詁云苞豐也其本豐茂則相包裹與馬合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鄭曰上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史記夏本紀集解王曰王者取五

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晉書十九卷禮志○宋書十七卷禮志○〔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杜佑通典四十五卷吉禮篇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

〔案曰〕鄭云土五色者所以爲大社之封者周書作雒曰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以爲土封劉熙釋名卷一釋地云徐州貢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是也

羽畎夏翟〔釋文曰〕夏行雅反翟徒歷反○〔案曰〕夏古音戶雅反翟狄同也人注作羽畎夏狄史記漢書亦作狄古畎从谷

〔鄭曰〕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詩十二之一卷小雅節南山疏○周禮六卷天官掌次疏○〔傳曰〕

一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疏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其爲雉名周禮夏采之官取此名也

〔案曰〕鄭以羽畎爲羽山之谷者羽山詳堯典匠人注云壟中曰畎說文畎小流也畎是壟中小水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爲畎也

嶧陽孤桐〔釋文曰〕嶧音亦一音夕

〔鄭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今下邳卤葛嶧山也史記夏本紀集解○李昉等太平御覽四十二卷地部〔傳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疏曰〕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卤有葛嶧山卽此山也

〔案曰〕鄭引地理志云云者疏引前志云云其下更有云古文以爲嶧陽云古文則是孔安國遺說說文卷九下山部嶧字

注云葛嶧山在東海下邳从山睪聲夏書曰嶧陽孤桐羊益切許愼亦宗孔氏故同也續志亦略同山在今江南徐州府邳州卤北六里

泗濱浮磬

鄭曰泗水出沛陰乘氏（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疏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爲磬故謂之浮磬地理志泗水出沛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里

案曰鄭云泗水出沛陰乘氏者續志同疏引前志亦合也再攷前志有兩泗水魯國卞縣下云泗水卤南至方與入沛過郡三行五百里青州川沛陰郡乘氏縣下云泗水東南至淮陰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攷水經泗水出魯卞縣北山鄒注則云出卞縣故城東南然則前志卞縣一條正攷泗源而鄭偏不引又卞縣泗水至方與入沛其實是入菏所謂菏沛也水經無菏水一目菏是沛水所苞注以成澤在定陶縣東北其枝流說文目爲菏澤水至魚臺縣北方與故城東又入沛若前志乘氏之水則本是沛水水經所謂沛水至乘氏縣卤分爲二其經流自是東北流合汶而獨入海者其支流則東南流至方與會菏澤水遂爲菏水自是至魚臺縣南湖陵故城南而入泗自是而過呂梁以至淮陰而入淮則皆泗水之正流矣若然自卞縣至方與泗也非菏沛也自乘氏至方與沛也卽目爲菏已太早況可目爲泗乎而漢志目以

泗者方與至湖陵荷沛泗三水合流不過幾十里湖陵以南
自是泗之正流而沛荷反假泗以入淮矣何不可因下流而
幷目上源爲泗況沛之列四瀆而獨入海者與此無涉此是
沛支流故以泗目之而于卞縣仍存泗本源乃若康成之引
乘氏不引卞縣者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
上有石梁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
浮磬者也呂梁當湖陵之下流乃泗水正流荷沛皆因泗入
淮浮磬實產其地若引卞縣則泛而不切故引乘氏泗水此

正康成經學之精也

淮夷蠙珠暨魚　釋文曰蠙音頻徐扶堅反字又作蚍韋昭
薄迷反○案曰師古步千反劉昌宗毗忍切
鄭曰蠙珠珠名淮夷淮水之上夷民獻此蠙珠與美魚也　尚書

疏○林之奇尚書全解八卷○時瀾增修東萊先生
書說圖說○胡士行尚書詳解三卷○周禮三十三卷夏官
川師疏○案曰淮夷鄭云淮上夷民馬云二水故司馬貞以
鄭爲是川師疏引鄭注亦云二水非也○史記夏本紀集解
索隱　馬曰淮夷二水名　釋文　王曰淮夷水名　尚書全解八
卷　傳曰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　疏曰蠙是蚌別名此蠙出
珠遂以蠙爲珠名

案曰鄭云蠙珠珠名者說文卷一上玉部玭字注云珠也从
玉比聲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之有聲步因切又重文
蠙字注云夏書玭从虫賓說文與鄭合也蠙作玭者杜甫憶
鄭南玭詩有石影銜珠之句是玭亦珠也　釋文云蠙蚌也疏
珠母也莊子以水苔爲蛙蠙之衣　同其說集韻云蠙
是亦以蠙爲蚌似亦得備一義也　鄭又云淮夷淮水之上夷
民者詳周書賈誓及大誥成王政周官序馬王僞孔以爲二

水非也

厥篚元纖縞釋文曰纖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鄭曰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史記夏本紀集解傳曰元黑繒縞曰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疏曰元是黑色之別名史記高祖爲義帝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爲白也

案曰鄭云纖細也者說文卷十三上糸部文也又云祭服之材尚細者周禮齊服有元端又有素端是祭服有元縞也傳云元黑繒縞白繒者漢書灌嬰賜繒注繒者帛之總名故以元縞皆爲繒周禮染人注六入爲元其色緅緇之間赤而有黑色爾雅縞皓也故以元爲黑縞爲白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釋文曰河如字說文作滒工可反云水出山陽瞫陵南

案曰此鄭馬王注俱亾又無傳無疏史記漢書傳寫之誤耳與今本同幸說文有一條經典釋文得引爲證說文卷十上水部云滒滒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滒从水苛聲古俄切此孔氏古文當從之漢志山陽郡湖陵縣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此志敘首引禹貢既誤作河于此亦誤漢湖陵在今魚臺縣之東南安得有黃河河當作滒水在南謂滒水在縣南水經泗水篇注引此作滒水在南皆誤禹巡行州境南浮淮北浮泗又北達滒則徧滒本澤名沛水所豬在今曹州府定陶縣東北爲豫之東北徐之西北境導流水之東至于滒是主澤言郎豫州之滒澤也此達于滒則是自乘氏以至湖陵乃滒澤之枝流說文名曰滒澤水

者也

又案曰水經卷二十五云泗水出魯卞縣北山酈注以漢志出沛陰乘氏嬀亭山又謂博物志泗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卞北源亦不誤北山與嬀亭則二而一者酈注又云泗水自卞而會于洙水又卞南逕魯縣北酈注泗水自卞逕魯縣北二北爲洙濆南則泗水案今曲阜縣治卽魯故城酈注又云泗水南逕魯城西南合沂水　又卞南過高平縣卞故城在今鄒縣卞　又南過方與縣東滸水從卞來注之酈注滸水卽濟水之別名注以成湖澤也而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卞故城下俗謂之黃口黃水卞北通巨野澤蓋以黃水沿汴于滸故因以名焉案滸水入泗經言在方與縣東注言在湖陵縣卞必二縣以是水爲界非有兩處也今魚臺縣北有方輿故城縣東南有湖陵故城與沛縣接界又案說文云泗受沛水東入淮此謂滸爲沛

志曰湖陵縣也滸水在南王莽改曰湖陸　又東過吕縣南故城在今銅山縣北吕梁山縣卽彭城　又東南過吕縣東北洪在縣東南五十里明嘉靖中　又東南過下邳縣卞故城在今邳州東三十里　又東南入淮俗名清口在今淮安府清河縣西南亦稱淮陰漢志泗水至睢陵入淮睢陵今睢寧縣治與清口無涉睢陵二字當爲淮陰之誤泗入淮卽導淮所謂東會于泗也今其故道自徐城以南志爲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擅會泗之名矣　又水經卷八泗水篇云泗水東至乘氏縣卞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者過乘氏縣南酈注云滸水分泗于定陶東北東南逕乘氏縣故城南案滸澤在定陶縣東滸水分泗于定陶東北則是自滸澤分流也但經言在定陶縣北乃得爲滸水注言分于定陶東北經注違異未知孰是又案寰宇記漢乘氏縣在鉅野縣西南五十七里　又東過昌邑縣北鄉縣西北　又東過金鄉縣南城卽今縣治　又東過東緡縣北城在金鄉縣東北　又東過方與縣北爲滸水酈注云滸水又東逕武棠亭北公羊以爲泗上邑蓋謂此在方與縣北十里案今魚于棠謂

臺縣北十三里有武唐亭鄖注又云東逕泥母亭北僖七年盟于甯母也案今魚臺縣東有甯母亭菏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案上文泗水鄖注云菏水東與泗水合于湖陵縣西六十里穀庭城菏水入泗處也以上歷敘泗水菏水原委其泗水從淮陰入淮即禹浮淮達泗之道菏水從湖陵入泗即禹浮泗達菏之道也

〔又案曰〕菏即沛也達于菏則達于沛矣然鄭謂每州末水道指禹巡行州境則此州達于菏不必定達于沛也沛且不必達況河乎自僞孔刪云還都俗儒遂謂沇青徐揚四州水道前後相承總以入河爲歸宿于是紛紛之論有謂滎陽引河本是禹迹仍據誤書作達于河而以鴻溝官渡汴水爲禹時已有者此說固大謬有明知禹時無汴且河字當作菏而必輾轉推求爲由菏入沛由沛入濰由濰入淄由淄入河者此說亦皆非也

靈川舉人秦培璠對字

皇清經解卷四百零六上終